

螢窓異草

蟹窓異草初編目錄

卷三

魂靈

妬禍

李念三

訾氏

假鬼

銀鍼

賈殃

落花島

貨郎

化豕

縫裳女

火龍

青眉

螢窓異草初編卷三

長白浩歌子著

武林 隨園老人

關中 柳橋居士

魂靈

京都有老儒失其名，偃僂猥瑣，侏儒可笑。且自耳目口鼻以至四肢百體，無一不似有如無人。因以魂靈目之。居某巷，以授徒。鋤口丙戌夏秋，都中大雨，其室爲淫霖所壞，無所依栖。左近有凶宅，無人敢居。曾懸鍾馗像于壁，究莫能驅，以故曠之甚久。因造請焉，欲假數椽爲懸榻。計主人故識之，乃笑曰：「先生休矣！以君狀貌，雖似與鬼爲隣，然亦宜避而遠之，何更趨而近之乎？」弗聽。益固請，因許之。遂移居于其內。夜將半，果聞鬼聲啾啾，毛髮

盡壁唯勉誦救苦咒不輟無何有二人排闥徑入曉之黃瘦擁腫不可以目乃甫入戶卽反身退却駭曰咄咄怪事若有所辟易者驚怖少定更聞其語曰此真僬僥國痾癘丈人吾曹不可以復遲又似一人擲榆之曰汝不畏魁梧丈夫撫劍疾視而畏此瑣瑣者是眞吳牛喘月矣雖然吾亦胆碎勢難復留遂長嘯而俱去初以爲佛經之力旣而知其爲已不禁引被而竊笑竟夜安寢聲響寂然明日出以告人罕有信者而居之旬餘絕無他異乃奇之主人欲留爲久計童蒙皆畏蕙不來爰繪其像撒鍾馗而懸之後有居人無不安堵厥像至今猶在壁山東徐明府蓋曾見之

外史氏曰人而以之鎮鬼非極英毅者不能此獨以偃僂侏

儒使數年盤踞者走而且偃直可舉天下硃判投畀炎火矣
韓子云兼收并蓄待用無遺安在僬僥國痼癘丈人不足以
收牛溲馬勃之效乎一笑

妬禍

家有老嫗其先都中某家婢也每言在京服役時以其黠頗蒙
主婦寵主翁家巨富而世職惟以無子爲憂納一妾旣懷妊矣
主翁適以差出瀕行顧妾謂妻曰此假腹之事宜善視之乃主
婦奇妬者也僞應曰諾夫行卽自計曰此隔腹之事吾安用之
于是百計墜胎幸不下迨妾將坐蓐密囑此嫗無論男女輒棄
之嫗素以迎合爲事及產果乘間攘去視之男也卽交關者某
使棄之于外某初亦不平而無如之何適值連煤者空車驅過

委寘其中御者揚鞭去竟不及知主婦既得媼報反誣妾房婢媼不加防護致失吾兒哭而詈之然亦不甚究詰轉瞬而罷反以妾爲不利甫及彌月遣嫁出門比及主翁旋歸則兩望俱絕忿極頓踣遂以瘵疾恭卒主婦初猶不恤泊乎喪葬事畢別支承廕嗣子又橫暴不善遇之恒曰假腹之事媼不爲而責我隔腹之子耶親族皆惡其妬又併凌之主婦乃大悟密囑前僕使覓棄兒覓無由可得時已六旬餘兀坐一室白首低垂悔而愧愧而哭未幾抱恨而歿後聞是兒爲西山素封所得蓋卽煤窰主人亦患乏嗣者初傭人售煤而返見車中棄兒唾而且詈旣而熟思得策馳歸獻之主人主人大悅厚養之以兒爲子及長聰穎遂以遊泮棄兒之僕旣老始遇煤戶訪得之然已無及矣

惟嫗在余家年逾七十以老疾裸而後死兩股糜爛如被重杖
殆亦奴絕主祀之報歟

外史氏曰自古妬之爲禍原不止於有此而讀此能不寒心
欲寢妬婦之皮而食其肉耶雖然如若人不啻億萬苟無杵
臼之義必致若敖之餒奈之何哉夫綱不振而責效於銀鹿
樵青恐亦過苛之論不足以深服其心

李念三

詩言商人重利輕別離大抵晉人爲然其生也髮猶未燥卽從
人商販於外輒數年不歸其父母亦不俟子之返卽爲之納婦
於家名之曰娶空房習俗不改未知昉於何人孟縣一民家亦
沿而爲之婦年二九美姿容性且儻于歸以後徑以中饋爲

已任親順翁姑諧和里黨絕不作女兒態第翁以書去初猶望
予過歸旣而鱗往鴻來則言肆主將畀以重貲使主會計得利
什分之三因貪此不忍遽舍故不能旋歸期亦未定何年婦竊
聞之心志頓灰然在鄉人則不以爲異也里中有李念三者不
知其所自來踪迹詭異傭於人未嘗力作而成功反居人先且
飲食衣服未見其經營無少缺乏然其貌甚粗鄙城中女羞與
爲婚以故永贅於鄉然亦無應之者乃某家之婦未嫁而旣怨
標梅至此又心傷楊柳床頭枕上太息時時翁姑因子弗歸遂
不忍過責蚤眠遲起舉不復詰卽婦亦習以爲常一夕挑燈獨
續夜已將半忽聞人語曰寢乎其音甚低驚顧之戶竟洞開有
人悄然入婦大駭先疑爲盜無何立於榻前則故布衣草履狀

貌可憎卽所謂李念三者婦故熟識其人瞋然起立遽詰曰汝來奚爲答曰來就寢婦益大怖幾出聲強叱之曰此中無汝寢地可亟歸念三笑曰歸固無難但惜娘子玉貌久虛花燭徒擔新婦之名未識藥砒之面愁雲怨雨渺渺無期鶯老花殘行將指日殊令人爲之長歎耳婦聞其言適中隱衷不覺潛然泣下遂復坐亦不揮斥令出念三又言曰僕本陋貌不堪陪侍房帷然得識春風於荆棘之畔猶勝抱枯蕊於空谷之中娘子倘留意僕願竭盡其材當亦無殊於兩美之合也語次竟逼近其身乃婦終羞澁情雖動而意尚游移且係處子無敢承迎推拈帶微頰而已念三知其易與直前持婦覺肢體頓軟遂任其緩帶鬆裳相與登榻旣合念三之身如礪石磷磷然着肌欲破婦殊

不可耐推之使起曰去去子寧無夫不敢與汝爲好矣念三笑曰客旣登堂忍不醉飽而去強之竣事婦益支嬌啼欲號念三微哂曰他山之石猶可攻玉汝眞不可磨礱者然亦太璞不完矣乃抽身而起攬衣一振渺矣無踪蓋不獨出不由戶亦無足音婦更大懼幸未甚至狼狽晨起井臼如常亦不敢洩而心則惴惴焉恐其復來縹緲閑立門閭見念三匆匆徑過絕不顧瞻遂竊喜其忘情自以爲無患至夜將寢有一人排闥直入又不勝張皇睨之則非念三又易一人年僅十五六容甚秀美被服風華婦當驚弓之後草木皆兵不欲再經風雨惟語曰若何人昏夜過此寧無瓜李之嫌請即旋返其人笑曰名花吐艷通國皆知卿猶爲此飾說豈李念三未嘗同榻耶婦默然其人又

曰若既嘗胆宜乎不忘其苦也雖然于非莽男兒令人號泣求
免者幸勿梓拒言訖引身與婦並溫采歔歔偃倚多情婦之慾
心已動然以創深痛鉅究不敢輕許其人溫存至再始與之解
衣爲歡其柔膩溫嫺迥殊念三惟照橋玉杵尙仍前矛而在情
澌之餘亦遂不甚艱楚既喜其貌兼樂其情婦至此亦幾無以
自主矣歡娛達旦其人辭去甫下榻粲然而笑謂婦曰子姑視
我孰與念三美時婦已倦甚強應曰念三何能及君也迨凝睇
一觀則惘然念三立於其前婦益駭然念三早穿窓而出猶聞
其聲曰痴妮子枉揀精肥彼烏知既已玉碎不能瓦全耶婦猶
不疑而神思昏昏伏枕眠遂閉門高臥直至日中方起及啓戶
其姑見之大驚曰新婦何所苦而形神頓失得無二豎爲灾乎

婦心始疑已而覺私處暴痛墳起如瘰其熱炙手然猶不敢告人擁腫以行困苦甚且流毒泛溢其出如漿遂病不能起翁姑懼始告厥父母咸來問視婦終隱於簾僅私告其父母曰悞兒至此誠不敢怨然兒已不貞歟後謂勿葬於某氏之塋母唯唯而不解其故明日遂卒比及殮尸於棺則腹穿膚裂黃水汪洋益莫得其病由乃自婦死後念三之毒始肆凡遇巾幘者流開行隴畔卽以重賄誘與之私不從輒強殺之遭之者恒病病卽死與婦之狀畧同人始悟彼婦之疾以此因戒其室家不令出如是旬餘念三忽不見後值迅雷有樵者歸告其里人言某山震死一蟒已生角角端有赤字曰李念三好事者爭從往視之信然而娶空房者則猶不一而足也

外史氏曰此事非常固屬娶空房者所不及料顧吾謂婚嫁大倫與其娶而後歸何如歸而後娶紅顏薄命遭逢晉人卽無嶸之毒亦不免於婦之歎矣况夫娶已有日歸尙無時耽蠅頭之微利悞戀樹之佳期丈夫志在四方竟至此乎篇首曰商人重利輕別離良有慨乎言之也

訾氏

大兵初定新疆市廛尙覺寥落泊乎歲久商賈雲集有號義聚者典肆之所肇始也肆中傭人失其名年僅二十許傭於肆主有日矣戊子秋杪因內急出肆大解時當初創城郭而外無居民荒榛斷梗之旁隨在皆可某方踞地而遺俄間叢莽中有笑聲視之則一美婦人裳紅而衣綠亦蹲踞與之相對且啞曰予

在此渠何旁若無人某愕然謂爲民家婦不及竣事而起行後
卻顧見婦亦冉冉穿荒草而去心始安數日又往婦仍先在
與某相視而笑絕無羞縮之態某揣其可挑先投以言欣然容
納遂就城隅僻處野合而散某歸肆至夕獨臥一室夜半婦忽
自至悄然無聲某已爲所懣遂不審厥由來共枕歡好倍極綢
繆詢其姓曰訾氏叩所居址堅不肯言惟曰君得好婦相伴亦
足矣何問其他及曉披衣先起匆匆自去肆中亦無人知自是
無虛夕來輒歡會旬日後典中諸人視某容漸枯槁飲食亦銳
減於前頗疑之而不意其有是也已而遂病怔忡少記善忘某
素司簿籍凡典物之出入纖悉必登至是禁如亂絲又多所遺
漏肆主始疑訝將遣之行某哀懇再四姑留以觀其後乃未二

日故態復萌遂決意去之某有兄亦備於他肆聞之亟來乞留
言次輒泣下肆主哀之遂不復遣置酒與其兄共飲衆因詰某
以致疾之由初猶隱諱及兄呵責至再乃吐其情衆聞之駭然
以爲鬼也但查戶民從無訾姓益更愴惋不定至夜乃留其兄
伴弟婦竟不來及兄以事歸婦又夜至相見倍加欷歔某不能
拒仍納之晨起衆兄某神色有異知又爲鬼迷遂共謀徙其臥
具於神廚之下以其上所祀者關聖帝也婦之迹果渺然次夕
主人慮肆後空寂議令他人宿其中至夜釜鬻雷鳴門窗風吼
竟夕不能寐又更以一人懷刃而臥聞聲卽起而捉之都無所
見臥則笑聲吃吃兼鑿麪杖作押揄狀又復不勝其擾衆中有
黠者謀使某仍臥故處婦若至以嗽爲號衆往逐之必得其踪

迹某不得已從其言衆皆不寐靜以俟之至夜聞某大嗽乃明
炬持械喧噪而往及戶外猶聞調笑聲破扉徑入則惟某偃息
在床室中更無一人益驚異之衆退而婦返含愠謂曰予雖犯
多露至此然亦婦人也何來妄男子使人心胆俱落矣因刺刺
怨恨不休某撫慰之乃解衣同夢侵晨始去某亦不再隱詰朝
悉以告衆衆曰我輩太匆忙反悞乃事今夜須俟其就寢子始
嗽且力揪其衣子等往捕之渠白身將不能遁怪可以獲某又
如其教宵深婦來某與之欸洽倍逾晡昔迨其寢定乃大嗽且
墜其裾於綳褥下而躡身以壓之僅若熟寐者及衆闐然前往
聞室中作惶急聲曰暴客又來亟以衣予我奈何斯睡如死耶
衆聞而益噪婦聲益急良久嗤然如裂帛則已絕裾而逸矣衆

人視某猶力鑿其衣驗之得紅裳半幅於衾側蓋以楮爲之也
某因咋舌不能收明日傳示於人多有見之者其兄又流人爲
文投首於城隍司怪遂絕某亦尋愈

假鬼

余師馮佩琛先生徵從南來道經某地失其名至輒迂道而過
之亦未暇詰其故已亥仲春自粵東羅定迴轍將赴京復由其
處御夫則揚鞭徑過不再趨避先生因微叩之笑曰舊傳斯地
有女鬼頗能爲祟故避之比年嫁去矣經行固無害先生益怪
而詢之御指路側一古塚答曰鬼居此中衣血緋發髮吐舌面
顏無血色每遇行旅一二人輒出現人恒棄其輜重而奔如是
者數年殊不知其何怪客歲有某者未稔里居中歲無妻孥因

赴淮北訪所親少潤囊而返踽踽焉獨行道中頓忘是地有此異比至始憶之遂股栗不能前旣而僥倖其不遇疾馳弭顧蓋乘鬼不及知也俄聞塚中有聲啾啾長嘯心益惴惴然見之一鬼出自墓間狀如人所傳乃大怖欲竄鬼行如風雨鳴鳴然相逼而來其人卽欲棄所荷脫然而走轉念奔波千里甫得此蠅頭一旦擲之殊爲扼腕且鬼不過祟吾身豈利吾有因巡不能捨鬼且咫尺吼嘯倍急更嗚咽作啼致其人毛髮皆豎而終莫測所愛踉蹌思遁鬼亦僅迫之無敢前其人急計頓生思以老拳嘗之靈爲鬼斃不甘財亡爰出鬼之不意直前搏之隨手而仆一若荏弱不勝者益得志揚臂奮擊鬼早嬌啼乞命矣其人訝甚諦觀焉紅箋數十飄揚綠紗鬼狀如故鬼舌早已弗

存其人不禁大駭停腕詰之則泣告曰某家距此里許身實女也徒以老母在堂終鮮兄弟無已覩顏而爲此以備甘旨之需今已小康但此身子然未偶曾默祝曰有能識吾迹者吾卽夫之不再仍此醜態幸與君遇其命也夫其人聞言驚喜猶未信遽捋其襟而驗之鵝頭半垂宛然聞質益大悅釋之令起女覩然整衣導以同往須臾抵其家茅屋低矮籬落洒然隱有殷實之象入見一嫗龍鍾殘疾女告之數戰然曰固沮兒勿再出今竟何如耶雖然郎君之贈亦較升斗爲巨矣因謂其人曰老婦孤嫗已久時此女得以存活總因無以養生適古塚陷一巨穴渠遂作此狡獪今且十稔待緣未嫁君若琴瑟尙虛盍贅此爲吾壻小妮子亦無顏業此矣其人敬諾是夕卽結爲伉儷女

家頗裕某亦心安旬餘遂移去不知所往御言次猶遙識其處
廬舍儼然先生至都每舉以告人靡不驚異

外史氏曰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人自倉惶鬼何能爲崇哉而
世之狡者又故借幽冥劣相以嚇此蚩蚩之氓吾不知真鬼
聞之其亦揶揄否耶猶憶京師某巷有鬼夜深輒出宵行者
遭之每遺棄衣物與此事頗相類巷中邏卒王某醉中見之
其首如栲栳紙條飛鳴周身皆白蔓約長寸許朱其目赤其
口形狀殊可怖王已沉酣竟莫懼反嫚罵曰若鬼耶聞鬼避
人汝反逐人耶鬼聞之折身却走如辟易王察其有異疾趨
而前粹之以力鬼亦仆王審知爲人剗其面僂其革徑抱以
歸燈下視之則羊裘一襲亂毛如蝟面具乃以汲水器爲之

塗以硃墨敗楮亂粘而已明日傳視見者俱大笑王至今猶衣其裘但未驗其人雌雄

銀鍼

故明天啓中桐城孫大廉以孝廉舉於鄉將赴南宮因疾不果及榜下聞某某皆成進士心益不平蓋其素所輕者於是厥疾益增太孀人深憂之醫曰舊恙已平此新者乃情鬱所致必得勝遊開拓其心胸病或不藥而愈生言之於母深然其論乃爲之買舟束裝使游二水三山之勝生辭母啓行從以一僕一僮以備負書擔囊之用及登舟有一叟堅求附載視之年約六旬狀頗矍鑠生以其老也憐而許之叟入艚與生爲禮自言胡姓號悅菴北直人也將往金陵售其術故願附驥生叩其所業笑

而不答徐曰此非儒者所樂聞也生意爲房中秘戲耳遂不復
詢舟乃發翌午生以病臥聞簾窓下有歡笑聲諦聽之則其僮
僕似捧腹不勝者心異而潛跡之見叟踞矮几袒而露臂以筆
繪人形於上卽能自起宛一裸裎之軀且有聲如小鳥嚶嚶然
歌唱僮僕驚喜故歡聲達內生知其異人不相驚屏息自退詰
朝治具延之欲求其術叟早知其意謂生曰君飛黃有日不宜
效江湖餽餉者流雖然共濟之德老夫不能無報約以五日別
時舉以相贈今尙不暇生乃不再請歡飲而散及期將抵南京
叟乘夜入見曰來朝別矣前所云者老夫不敢食言敬來拜納
生致謝詰以所在答曰在予腹中生笑曰叟誑我披肝瀝膽胥
假設之詞耳豈腹中之物果堪持以與人哉叟笑而弗辯惟自

解其衣露腹向生曰君試呼之此中當有應者生益笑而不信
堅不肯呼嬰乃自拊其腹呼曰銀鍼兒速出見客何作三家邨
兒女子態耶生更笑不能仰俄聞腹中作嬌懶聲曰子故厭
見生人何相逼至此其音細如簫管婉而且清生大駭輟笑俛
之嬰又呼曰子業以汝字孫君非獨生者比妮子慎毋懼羞內
不應嬰又促之乃曰如此絮聒足徵阿翁老悖矣幸啓半扉予
卽出生是時形如木雞注目呆視見嬰以掌擊其腹忽裂寸許
並無微血益大驚倏然異香習習聲震如裂帛生亟顧瞻則一
麗人縞衣紅裳掠鬢微頰立於燭下而嬰之跡渺然生不覺大
怖詫爲妖異視其容色又艷絕不忍遽捨乃正色叱之曰汝誠
何怪敢以詭異惑人子故宋廣平不爲色動者盡速退不然吾

刃將斬矣女無懼容歛袂致詞曰妾實狐偃父率上遣將往長陵爲高皇守墓廬妾無依拂以隨行昨至江干爲水神所鬪暴妾之色強委禽焉父以其龜龍同階雅不欲故匿妾於腹藉君福蔭以渡此津今且至仰君清德使奉箕帚兼酬卵翼之恩非敢爲禍幸勿疑生察其意不惡心微納之唯曰子構痼疾急未能痊何心復作他想女微笑曰此易辦耳君姑高枕臥請爲君先驅二豎予以驗妾非禍人者生大喜詰旦卿亦知醫耶倘能祛此沉痾予固不惜爲情死女不言生甫臥歛已不見惟覺有氣如火入自臍中上達肝鬲下行臟腑滙與汗出如蒸神思頓爽因而厥疾漸瘳重負旣釋豁然熟寐竟因知女之所在旦起舟已泊岸僮入白叟已辭去遺書一楮生啓視則囑生善其

女者生不得女亦未敢深信捨舟就輿入城寓於其友家談燕
之間絕無病態知其疾者咸稱慶生公私心竊喜計至漏下始
歸寢室生與女復乃令僮僕別宿及寢竟杳其踪怏怏就枕方
輾轉聞聞耳畔小語曰妾來相伴矣君真鐵石腸不一動耶口
脂之香近在咫尺撫之則膩然之玉已在衾中生遂不能自持
歡然相狎晨起謀所以匿之女固言無庸果泯其迹將寢始自
來生游覽已徧歸思頗萌適懷帝踐祚詔舉賓興遂旋反女送
至江畔垂涕曰父在斯不克隨郎同去矣生亦戀戀強之弗從
竟分袂明年生下第再詣秣陵邂逅之以續舊好茫無消耗

外史氏曰詩云出入腹我非謂妊娠之先蓋言鞠育之意耳
今此狐竟直腹之矣且能出已腹而入人腹矣生與叟可謂

腹心之交女與王可謂知心之好又不徒東床坦腹作一段佳話已也

廣殃

人死而回煞其有無不難可知而世俗咸信之京都一富家新喪子婦亦屆其期於是闔室戒嚴鷄犬皆從而竊慮勝僕者乘間爲患存驗察潛使居守閉置於立櫃之中囑曰若有殃屏息自能免禍無之亦安枕而臥何懼爲僕領諸衆俱匿跡至夜深風聲淅瀝未免戰栗弗寧俄而塔前察察有聲未幾而履闔矣無何而入室矣僕從隙間窺視燈光微閃昏慘不明見一人衣飾面現彷彿化者乃大駭已而據案而食齒聲格格然傾樽而飲唇聲漬漬然又有頃紙錢悉舉繞室巡行益大怖而竊幸其

不已視也乃濕又久傾耳若有所聽舉首若有所覓嗚嗚而前
徑趨此櫃僕不覺心膽俱落悚慄而出倏已逼近視其面白如雪
惻然皆扁鵲然洞開駭然俱驚頽然皆側不獨內者無生氣而
外者亦相對死蓋兩敗俱傷已平明主入呼僕莫應卽而視之
僕尙奄息於中殃早絕倒於外衣裳楚楚儼乎生人唯髮際著
紙條一束實則子婦之從嫁婢也主不禁愕然以湯灌僕移時
甦具述所見視婢既已莫救蓋婢有去志也假殃以竊主質且
稔子婦之儀狀裝束一如其在生及夜入室冀飽食整初不聞
主之留僕居守也比見之不勝驚駭遂仆於地主察得其故乃
笑而殮之以櫬明日事傳都下迄今京中人語曰殃能死人人
亦能死殃嗚呼殃卽有真豈亦能死人哉

外史氏曰從來懼殃者無如婢媼每言之輒搖腕變色慄慄乎如見其形此婢何謂也而究爲靚櫝者驚怖以死要亦利欲居中天奪其魄耳吾恐真殃若出彼二人者又將何如耶

落花島

申無疆字仲錫跨鶴維揚歷有年所一日遇海商於市肆與坐談歆其獲利之美乃以數千金畀其子若姪使合夥焉子名翊順而白皙且善謳年僅廿二三海舶人咸喜之比入大洋舟如一葉翊年少未慣洪濤因驚遂臥病欹枕呻吟恍惚若寐夢中聞有人語曰落花島中花倒落翊素不能文覺而語其侶雖熟歷海境者莫能舉其名一客頗嫺吟咏笑曰何不云垂柳堤畔柳低垂句雖佳猶有對者衆與翊皆稱妙翊因默識於心無何

病益劇未及抵岸竟卒於舟其從兄某大慟草草殮訖載柩而行而翊則罔知其死頃覺身輕都無窒礙因思效列子御風遨遊水面雖風濤洶湧毫無沾濡不禁大喜猶憶落花島之名竊計其境必不凡頗欲往遊轉瞬即得一山形如覆盂懸於波際其色若蜀錦五色繽紛且香氣濃郁馥馥數百里心愛好之奮身以登旋已舍水就陸西行里許見若山口者遂入之則坦坦康莊無復巉巖之象山徑皆落花約寸許別無隙地踰花前進滑軟如茵褥而香益襲鼻神氣爲之發越環矚皆茂樹合抱花卽生於其上細玩之諸色具備濃淡相間香如庾嶺之梅而馥郁過之尙有存於樹杪者則低枝似墜繞幹如飛亦多含苞欲吐者意蓋四時咸有焉欣然前行約數百步花益繁而落者益

厚且四望並無屋宇卽山之層巒疊嶂亦隱現於花中不以全
面示人翊至此心曠神怡小憩於落花樹下發聲一謳花益簌
簌自落若細雨然俄聞嬌音叱曰何來妄男子此仙人所居豈
汝行樂地耶翊急視之則一美女子通體貼以落花宛如衣錦
手一小竹籃亦貯落英徐徐自樹後出翊起逆致揖告以所來
女微哂曰汝一齷齪商何福至此雖然不可謂爲無因子有一
語久無能對者汝能則留宿於此且有佳處與若棲身否則宜
遠颺不容再溷仙鏡翊貪勝地兼戀麗容頓忘其拙毅然請命
女因朗誦一句則固夢中所聞也翊喜出望外卽應聲以客所
屬者對之女稱善良久慨然曰此才殆由天授吾不能忽然於
子矣直前笑把其袂曰行行請與妾歸花密處卽是子家翊悅

而從之至則離落四圍遠望亦綸綸錯錯蓋皆以花片砌成者
逡巡間得其門乃巨樹二株柯交於上儼有閉闔之象女遙翊
入中無數椽之屋几榻皆以彩石盡鋪落瓣仰而窺其上草見
天日亦茂幹爲之庇蔭花葉周遮恍一天造地設者女未延坐
卽治具曰郎餒矣枵腹不可以晤言於是盡傾筐筥而瀕之烹
之及進饌花之外無兼品翊疑慮不敢食女笑曰此仙人所餌
啖之無傷也翊試嘗之甘香肥美視人間粱肉如塵土女又進
百花釀味尤芳冽吸之如醍醐須臾神清氣爽飄飄欲仙翊固
不自知其鬼遂竊幸長生可以立致食已始相款洽漸及諧謔
女情不自禁一振衣而羣花皆落皓體生輝乃與翊歡合於石
榻之上備極綢繆兩情深相繼繼已而女覺其非人詫曰郎何

有形而無質也幸早語我毋使自悞翊亦自思予何得至此且海亦如何可浮因撫膺大戚女止之曰慎勿悲鬼而仙猶愈於人而鬼也況有術在予何憂因出一盞罌內貯清泉斗許編沃翊身曰此百花之液妾晨起收之實天漿甘露之屬人浴之而成仙鬼浴之亦成形加以服食更採花之精英餌之則鬼仙不難立證第妾數百年之積蓄一旦爲郎耗矣語次翊覺沃處肌骨堅凝非若向之虛而無寄者此心乃釋然自視其衣則本屬烏有女以花爲之襪服而縈兮爛兮兩人相對不啻錦羽瀾潮女畫與翊出採花共殢暮與翊歸席花同夢其所衣者臥則一拂而盡無事解脫醒則繞樹徐行瞬息曳婁其地無寒暑亦無晝夜以花開爲朝花謝爲夕衣食一出於花寢息卽在於花方

丈蓬壺不編壘勝焉數年翊忽謂女曰賴子再生宜諸承好但
親老弟少欲歸省親子其許我乎女正色答曰此君之孝也妾
敢不勉成君志第以鬼出以人歸爾墓之本塋矣誰其信之翊
曰姑試一返予亦不克久留女徑聽其行且以花葉爲翊製衣
俄頃卽成華服臨別贈以一甌囑曰飢則飲此慎毋食烟火物
食則神氣日薄不可以生酒盡宜速返勿再留翊約以匝月卽
行至海仍復如闕平地遂不假舟楫直達越省比至楊仲錫已
老弟皆成立翊突入咸疑其鬼驚避之獨仲錫抱持而泣曰予
悞兒兒歸其憾我乎翊力白其爲人仲錫曰汝兄言汝不幸前
歲携纈歸葬於祖塋爾言何謬也翊乃詳其顛末人皆愕然群
中有杖者少曾航海聞島名恍然曰是誠有之島在東海之偏

人罕能至予曾經其處聞係神仙所居無徑可入至今猶彷彿其風景人因稍繹厥惑仲錫在揚猶客居翊侍膝下晝日不飲亦不食淡旬忽矢其所在

外史氏曰百花之精人餌之可以延年不謂鬼服之竟以登仙也申翊借人成事游香國得佳偶且以躋壽域何事桃源中人不以鬼爲憎反差與人爲好哉是誠吾所不解者

隨園老人曰世真有此境吾何樂有身寫落花島之景令我時時神往

貨郎

耒陽之地亦多竹藟卽黃岡之一派也民資其利種植成園在有洪隄之象焉近邑某邨有農家所植尤夥方圓數畝密葉

陰森日色無能少入其家喬梓維三兄嗣而弟劣且好游蕩父
架惡之鳴諸官曾示薄懲以觀其後而猶未之悛也先是鄰縣
某貨郎時來邨中售其花繡之屬與某家習熟遂以螟蛉目其
父輒信宿不行其家有女年長而猶然待字貨郎以親渾之故
積漸與之通一門皆罔覺其事一日其父返自田園室中適無
人瞥見貨郎與其女挽頸交吻狀甚猥褻遂大怒卽以力田之
器突前擊之貨郎不及防破腦而死父究不忍於其女且懼揚
醜聲乃呼其仲子舉而瘞之於竹下更慮爲犬狼所啗翌日托
言失筭亟築高垣以圍之計諸周密里中皆莫能知事隔數年
矣適值熊公某來宰是邑政令恭嚴而逐惡尤如鴈鷖之然其
子賄無貲又私伐園竹而市之父知而大譴將復控之官且撻

之流血其子深恠官威窘極而呼曰阿翁何以呈爲若用寸鐵
鑿子命仿若人埋之竹園夫誰得而知之其父益志驅而扑之
其子遂狂呼於市閭里無有不聞者比鄰某素與之有鄰聆之
曰嘻異哉其子之言也向曾有是人往來市貨於此彼家尤與
之稔稱父子焉後忽不見疑其自歸以此言觀之得毋爲老特
所戕乎於是白諸里甲里甲亦與其父不相能遂具狀投首於
官熊公猶未之信拘某父子至俱不承其鄰證之曰若某日爲
若父所撻不嘗云云乎其子乃俛首無語公以刑威之仍強辯
不言其實公乃關行鄰邑詢貨郎之有無以定真僞閱數日貨
郎之弟至衣巾登堂則已入泮矣泣陳曰某年十三齡兄卽行
販不歸今又數載音耗渺然某又少未更事不能遠涉尋兄老

母爲此血淚盡枯或存或亡惟父師憐而鞠之熊公旣知有其人益嚴訊某父子加刑者屢矣而紋供不一莫得屍之所在案久不結因逮其女到官則嫁夫有年亦旣抱子公并不一詰惟令與其父兄同繫一室而獨懸其兄之桎梏於梁且密遣幹人伺之竟日亦不再提訊至夜分其兄不能復耐乃呼其妹曰若貪淫貽禍於父而又苦我肌膚誠何忍其妹慙不言其父謂之曰汝耐片刻我可得生爾妹亦免爲人笑何曉曉如是其子益忿恨曰若父女晏然而官獨窘我豈謂我獨罪乎其妹亦溫言慰之絮語至旦縣吐其情幹人突出曰招具矣看汝能翻供耶父與女皆失色及公升座俱伏罪始得質郎屍其弟痛哭負骨而歸公以某子不得無罪乃援筆判曰旣不及幹盡於前而

竟同證羊於後雖鬼神若或使之亦王法所不恕矣竟誰從與
其父同械於獄其女亦杖釋夫醜之遂與離異踰年再醮而去
外史氏曰嘗怪人家恒與妄男子結爲親眷任其出入閨闥
多致墻茨不可掃何其疎於計也而賣花人與貨郎尤易與
閨閣相近以其所售者舉非丈夫所用故得假此以進身非
閑窳者所宜禁乎卽如甘獄貨郎固有取死之道而不能徙
薪於竈妄思撲燎於原一旦敗露身命俱捐愚夫之不智一
至此其亦可哀也夫

化家

西藏佛國其地故無君長主之者惟番僧卽所謂大寶法王者
是已余聞之某公言後藏距華極遠曾有女僧主之親禁美術

且通神亦觀音大士化身爲妙莊公主之類某年有侍衛以差入藏往叅達賴僧適來前藏與談禪機故在座侍衛入見輒膜拜無算遲久不起達賴不言僧惟顧之微笑及出人詰侍衛則曰予閨閨人多矣未有如若人之艷絕者因假合南以飽秀色豈爲僕僕如是哉問者笑而去乃侍衛啓行未及半日程馬逸墮於岩下深且百丈雖無所毀傷苦無樵徑可尋百計不能出從人知爲僧故亟反見達賴哀之僧故未去達賴乃正色靜之僧又微笑而侍衛早踵門入謝矣蓋從人甫返轡侍衛之身倏忽已履坦途不惟天斬絕無抑且平沙一望震驚其異遂亦廻驂謝過見僧則肅然致敬如對神明禮畢趨而出其異類如此後值西域某部兵來絕雄健無能禦者前藏人衆幾無子遺後

藏人情兇懼咸謀奔竄僧乃集衆語之曰遁能免乎有我在必
不使汝曹罹於兵燹因率闔藏人衆至一山麓峭壁天中有隘
口僧盡麾之使入已乃趺坐於要衝無何敵之前鋒猝至見僧
舉喁喁不止將奮往擒之僧忽化爲野豕隘通百騎豕以一身
塞之別無餘地而剛鬣烏喙又復醜惡駭人敵衆辟易適其渠
酋亦至競往白之笑曰此妖術也以矢攢而射之若屠豕然何
懼爲衆領諸控弦數萬一時畢集弓矢未張豕身自崖而墜剝
那間百千萬億舉如前豕蠢蠢然平川復無閒隙敵衆大潰渠
酋亦莫可如何斂兵自退僧亦不傷一騎收法趺跏其人出視
之則故胡然天帝也故當是時二藏之中惟後藏巋然獨存迨
聖朝撫之生聚始各復其舊

外史氏曰佛稱象教象固獸之巨擘也此豕直可吞象大且無倫況益以恒河沙數乎其消虎狼之威而保鯨鯢之衆其有大造於藏卽有偉伐於佛矣至於警輦薄而莊嚴自見又非聊齋之織女所可同年而語已

縫裳女

京都有縫裳之業蓋皆貧郭貧家出爲市廛補綴者以其所作多衲衣敝禪等物故又號之以縫窮云東直門外有母女亦業此女年十六七貌頗姣好雖蓬鬢布衣人恒覩焉女性貞靜惟低鬟傭作不輕交一言人亦無敢犯之一日其母病經旬不能如市辦水之費俱乏女不得已踽踽獨行縫紉終日薄暮始出都門攜一小竹筐內貯剪刀棉線無他利器也村居去城較遠

行及曠野塚樹叢雜人跡杳然正倉皇急步間忽聞林中語曰
若歸乎予有垢衣可將爲子滌濯女愕然蓋母女業亦兼此遂
疑爲市井熟識趨就之入林則一惡少年箕踞茂樹下袒裼露
臂形穉兇恭女驚懼反身欲回少年突起直前提其領如捉雞
雌女無如之何乃顛顛詢曰若有滌衣可亟付我我將歸少年
笑曰予將汝衣服附在吾身汝何能將去女曰旣無所事事盍
釋我日已暮矣少年曰予實以情告子悅汝美有日矣邂逅相
遇適我願兮將與子爲好何歸耶女聞言面如灰又急不能脫
遂亦前之曰我女也從未與男子處盍先以具示我果非倖且
長者乃敢諾少年大喜曰若勿恐予固無兼人之具者因釋女
將自持其袴女又麾之曰止止我女也必去其羞縮事乃可爲

若宜假息樹下待子自尋佳處摩挲良久漸以親狎始無懼少年以女爲釜中魚諒不至潛逃於淵也欣然從之女見其臥將遁去又懼其迫乃寘簪身側坐而撫之隔衣捫探觸手崩騰因覩然裸其下體更以纖指把握大可盈掬女僞爲睥睨不忍釋手少年早慾熾情炎不暇瞻顧女乘其隙卽簪中潛取裁剪如斷帛布齊其陰而剪之憤激而力猛血直溢少年大嘖頓化爲狐鼠竄而去女益驚悸目眩爾許時然後歸抵家猶血殷衿袖焉

外史氏曰雄狐綏綏遇者多不免女能於倉卒中以計閤之可謂能事矣且其節亦足以風世脫非然者之子且慮無裳能不舍縫裳而褰裳以赴哉

火龍

某撫公飭客於園亭觀察以上皆與席其地故近山有佳木幽壑之勝因屏優樂而尋雅集忘分道歡選勝自得良亦一時之快舉乃飲未半咄天氣薄陰烏雲生於巖岫始如片席漸且盈空未幾而甘霖大澍矣時方微旱舉座皆顧而相慶然而電光掣目雷聲反鬱而不揚久之繞亭不去豐隆無停聲而雨益傾注衆方心疑忽撫公連聲奇事召衆視之撫公故首座祇一人其几有二異物閃閃有光其一如宵行而巨緣案疾馳其一長兩寸許細如綫狀類蛇蜿蜒逐之行亦甚迅所經處几爲之灼宛以線香燒刻者深入府理簞盒之旁縱橫以計其數衆皆沾如臬司某公素博物亟言於撫公曰請公少避此席是殆怪異

藉公之威靈以免雷劫耳神龍亦畏福澤不敢攫拏所謂投鼠忌器者也柳公深慮其害嘗雨出亭後行未數武忽雷一聲軒樞擺飾盤盂瓦碎竟揭亭之一角而去雨亦頓止撫公與其僚屬耳目震眩有類瞽瞍良久始復其故遂罷飲踪跡二物皆不見因收其几入內署用以誌異幕中人多有見之者

外史氏曰龍之變幻莫可端倪傳紀言之甚夥而雷之爲雷其不測亦多類此且更有神於此者昔在都中寓於某寺一夕過鄰友聞叙大雨滂沱疾霆不止倏聞震響聲似在左近心疑吾寓而急不能歸侵晨入寺雷果震其左廡則非吾寓而實人寓也其人皆射夫俱京營食餉者晝聚於寺夜返其家室固虛無人然壁有俸姑做枝嶄然新製雷之所擊者竟

在於是余亟就而視之凡五矢皆類懸絲不絕如縷字中都無所損亦無焦灼痕不勝駭異而退

眉青

皮工竺十八邑之鄒人也年僅弱冠貌姣好如女子雖居市塵里之美少年莫之能掩以故有俊竺之號其室曰青眉色尤姝麗見者疑爲畫圖初詰其所自堅諱不言後乃稍稍露之則實北山之狐也蓋竺少傭於鄉始學裁皮年甫十六耳師嗜酒夜出恒不歸肆中惟竺一人縫紉至中宵然後敢寢率以爲常一夕師又出竺方夜作聞彈指聲意爲比鄰取履者隔扉詢之則答曰儂其音纖嬌細竺大駭且慮爲市中惡少偵其師不在此尋斷袖歡心益惴惴乃紿之曰已臥矣客請明日來外又曰儂

非暴客實鄰女也。盍開我與若一言。然不得已從板缺覘之。果似二八垂鬟。立於簷下。因啓之女。徑掩笑入。然視其貌容光照映斗室。雖少小心。亦不能無動。遂覲然詰所自來。答曰。家居距此咫尺。緣夜續燭爲風滅。特來乞于新火。非有他也。然素醇謹。慨然與之不敢交一言。女亦持炬徑去。然雖未通情話。而心頗愛好。冀其復來。乃師歸。女竟不再至。日夕坐肆中。伺之亦杳無其跡。無何師又他往。女則又來乞火。兩情漸稔。欣然延入與坐。談女以年歲。詢然答曰。一十有六矣。女微笑曰。阿儂適與君同庚。然亦詢女之居址。答曰。久當自悉。絮語移時。猶無去志。然亦貪其貌眷戀。弗捨。四目癡癡。將不可解。女忽迴顧。衽席謂然曰。此卽君之臥榻耶。恐逼仄不足以容二人。然會其意。乃答曰。卿

試先臥看能容否女笑而起曰明夕來當試之又復去竺終覩
飄弔能挽留然已心志蕪惑矣晨起無心操作惟冀其師不歸
得以成此佳會而師果爲麴蘖所羈縻晦不復心益悅及昏明
燈兀坐形狀類癡亦不再捫屢瀕下二鼓女果來欵戶啓之入
則靚粧艷服迥異昨之樸素詢之笑而不答徑登竺榻面壁臥
竺知其懼羞乃先解已衣熄火就枕暗中摸索手戰情熾女忽
佯拒之曰市井兒同衾已足復望其他耶竺笑曰予意同衾者
未能無事已而嬌香流溢帶緩不羈女若戰戰弗克勝任而繼
繼之意尤濃竺初近女色顛倒神魂不須臾而玉山頽矣於是
柔肌互貼夢寐皆春及寤而東方已白竺尙流連女早攬衣先
起曰樂正未央不可使他人窺見底裏乃去竺起而師返女締

不來竺亦不以爲訝閱數夕乘師之出又復歡會欸洽且倍於
初女謂竺曰儂自見君頗爲情繫以故不能自堅致有前宵之
事今幸兩相歡愛生死不渝君能不棄我以妾爲糟糠婦乎竺
嚙嚙良久始答曰阿誰不願但予幼失怙恃育於兄嫂今從師
習此末藝將來尙未知若何疇有餘貲爲予納婦耶且年齒尙
卑尤未敢漫然啓口女曰然以儂計之君能辭師出游妾自能
相君立業奚爲仰人眉睫使我燕爾不歡竺恍然乃詰之曰若
言有家在豈無父母而可自主耶女笑曰妾初給君君今乃悟
乎儂字青眉居北山寶狐也羨君玉貌故假鄰女以相就豈真
有高堂爲子縛束者竺年幼且貪新歡茫不知懼唯曰聞狐恒
爲人害信然否女曰亦信有之而妾非其倫也妾不愛君亦不

屑至此愛之而復殺之盍能見容於天地乎因侃侃鳴誓竺亦相信不疑臨去授竺以策竺如其教啓於師曰昨聞里人言子嫂病且甚危殆予少受其撫育請給假一歸省視言已泣下師亦微聞其嫂疾見其悱惻心甚憫焉乃白營肆務遣之行竺出肆未及里許女早逆於道周問之曰君將奚適竺曰將歸予家女大笑曰君誤矣若往汝家有兄嫂在其何能不從師竺曰爲之奈何女曰僕視君之業雖未能游刃有餘而尙可以進乎技妾幸有薄積請與君遊於外郡自立生計必有以愈於爲人傭君以爲何如竺本漫無主裁欣然從之女出白金一錠覓舟南行竺與女倡隨甚樂亦不念及鄉族舟抵常熟女猶欲前進竺不願乃僦居邑之北門女又以金半笏爲營肆具涼開設於市

中其後爲居室女以竺繭尙稱不令合人生理凡竺所不能製者女皆代庖爲之式甚新奇名乃大噪邑中之履咸歸焉女親操井臼治饔飧暇則織屨相夫子怡怡然無怨色竺益心德之明年竺已十七家小裕志遂少荒數從無賴游女禁之弗聽適常熟有富家子性佻達尤好龍陽君時來肆中市履見竺之色深悅之會竺與無賴交乃以重金啗諸無賴值望後月色甚明衆置酒於邑中慈覺寺邀竺爲長夜飲竺以他故辭女遂從無賴行至則富家子亦在座極致款曲竺素限於量飲未半已不勝酒力衆引之別室俾其小憩實則以計翫之也竺方轉側欲眠忽聞人小語曰捨妾孤栖君乃在此高臥耶竺亟張目視則青眉立於榻側因詰其何以至此女曰君之危若履虎尾猶聞

乎請卽從妾歸。竺內慙，因詐以醉辭。女以氣噀竺，面冷若燔栗。之風洒頓醒，強起隨之行。女曰：「君未得其質，歸將怨妾，盍少留。」當有笑柄供君解頤。隨捉一綵袋置牀頭，以待磨之，歎成人形。衣縷面容與竺無差。別竺亦莫測其意，惟竚伺之。有頃，見富家子與衆嬉笑而入，曰：「啜醢之魚可捉矣。」徑以手啓臥者之衣，潛將其袴狎褻之狀，不可勝言。竺而赤汗流，始悟衆等惡計。女頓以纖腕相握，曰：「去去，遂悄然出走。恍若夢寐，兩身早在室中矣。」旣歸，女延之坐，長跽而數之，曰：「妾携君，遠離故里，雖不敢望君大成，亦宜自愛。今君數作游蕩，幾以丈夫之軀陷入妾婦之隊，使狡謀果遂，不獨妾泣爲彌子之妻，君又有何面目歸向桑梓乎？」語甚悲咽，泣下數行。竺愧悔無以自容，顏色沮喪，具措一詞。

女恐其過慙乃起以溫言慰籍曰後勿復然過固貴於能改也遂仍歡好不再言乃富家子爲歡良久頓覺有異視之則裸伏凳上竺之跡渺然大驚疑竺爲妖與衆共首於縣時巴陵蘇謫臣以進士宰常熟素稔富家子有邪行不欲究其事然因馬朝柱一案逮捕妖術甚亟爰命役拘竺竺至公見其少小且事涉曖昧畧加研詰竟笑遺之竺歸肆女忽謂之曰是地不可復居居將有禍遂貨其器具束裝北行徙家於瓜步間爰卜山陽之南郭而居之女以竺少不更事前因多貲致蕩其心遂不再說肆日令竺荷擔入市所得者僅足餬口已乃茅屋數椽紡績相助此外別無贏餘竺漸不能堪每出竊與市兒賭始亦獲采少助杖頭遂欣欣以爲得意女故知而不問一日女出汲突遇同

巷某瞥見之驚以爲神仙中人蓋某素業賄以博得罪於勢豪方切憂懼見女居爲奇貨頓思假此爲釋憾之計獻媚於豪因乘間以言餌竺曰子業此欲瞻兩口勢必有所不能且男兒遠離鄉井亦當思奮身立業始可歸見里族若僅日覓蠅頭竟同株守不第不能歸歸亦何顏也竺聞言適中所患乃咨嗟曰君言良是但無處措貲業何由立某又陽爲躊躇徐曰此事亦非大難某同輩中某某均以博起家獲貲千萬聞子采興甚高戰無不利盍爲此不母而子之策白手可致素封猶愈於坐操會計多多矣竺本以此自負又不禁歆羨之私遽攘臂曰君能貸我十緡我嘗試一爲之看花骨子非我如意珠耶某慨然許諾幕又偕一人來曰子適小賁乏貸於此兄幸如數請即署券竺

素不能書女雖能又不敢以告卽倩某捉刀其名實卽某豪竺
不及知也其一人得券卽以貲付竺匆遽而去竺亦未及致詳
徑携貲就某家賭其始小勝後乃大虧比及鷄鳴早已萬錢立
罄衆鬨然散去竺亦垂首而歸抵家倦臥女故悉其所爲亦不
致詰又明日竺詣某處與商背城之策數往皆不遇瞬息月餘
某忽偕數人至衣帽甚都前人亦在內某謂竺曰積欠猝未能
清其子可償也竺爲此故已私蓄千錢毅然曰息幾何矣答曰
五十緡耳竺駭曰其母僅十千其子何反數倍耶衆譁曰語都
不類亟出券令竺自閱則已千緡實書其上矣竺不覺頸赤與
某力爭某亦不相下手口交加衆咸怒曰逋欠者亦敢肆虐耶
遂羣毆之幾斃而後去鄰人有憐竺者扶掖入室女爲之撫摩

瘡痍毫無詬誶人益賢之詰朝豪僕又來取索且風示其指曰能以婦償百緡尙可得竺大詈之其人卽返又引前數人來搥門穢辱鄰比俱掩耳惡聞女背竺亟出止之曰若勿爾爾若之意在人不在貲儂已知之但竺爲儂夫今甚狼狽伉儷之情不忍遽絕歸與若主言果相悅俟竺愈經來相迎儂固不惜此一身豪僕聞皆喜敬諾而去里中聆其言者俱以女爲緩攻計卽竺亦不疑其有去心決旬竺已復初惟憂豪家來索道已而果至女出與之約竺亦不能盡知晚間女置酒室中爲竺慶少酣女起滿酌而語之曰妾爲君婦三載於茲不克有所裨益旣致君離其鄉里骨肉不通笑言今又以蒲柳之庸姿辱君於狂奴之毒手心實忤焉刻下積逋無償進退維谷君將何以處之竺

嘿然旣而歎曰子誠不肖重負吾鄉豪家之事情甘與之涉訟
他復何言女泫然曰君奚固執若此君以異鄉之身與豪右相
較危可翹足而待若弊裝急旋故土上可廣先人之祀下可酬
兄嫂之恩計誠莫逾於此竺已喻其指因曰我歸子將若何女
曰豪之所圖者色也妾以色事君卽以色事豪渠必不道吾夫
矣竺艷然色笑曰是何言也子寧死不以妻抵債女遂不再言
及寢又以利害說之竺方首肯女卽起爲之治裝促之行曰不
可緩疑則禍全矣竺尙留連女強之出門以手摩之足遂不
能自由大奔若狂直至百里外始復其故步幕投旅邸計去山
陽已二日程竺終以女爲念止不復前將以探其耗閱五日果
有自淮上來者且其熟識也見竺卽尤之曰子誠負心捐妻子

而遠遁令其死於強暴情何以堪竺故預料有此乃大慟詰其
顛末人曰尊閭至豪家涕泣不食夜出縊於其門屍重不能舉
官知之檢其懷中得血狀具訴其冤官將逮子莫知所往因置
蒙於法并誘子者亦得罪鄰里咸稱快子來時獄將具矣竺心
又少慰乃市楮鑼祭之於野痛哭至嘔血病臥傳舍時時飲泣
旋復迷惘沉頓閭女忽欬然入就榻撫視且笑曰妾已得生君
何爲欲死耶竺愕然曰聞卿已殉節今至此得毋學桂英來索
王魁命乎子誠負心沒亦無憾女又笑曰年已如許大何猶菽
麥不辨呱呱作小兒啼耶妾本狐仙寧無自全之策向之死者
特江閭一片石豈儂亦效癡婦人作投繯鬼哉竺夙知其靈異
欣喜不勝而病已甚憊女投之以藥遂霍然女又謂竺曰妾不

可露形於此致人疑怪當仍往前途候君君亦毋久滯乃先行
竺至次日亦就道至夕與女重圓於旅次竺謀他適女不可曰
前因一時孟浪屢躓於他鄉今而知安樂莫如故土也請即偕
歸不再與君作汗漫游矣於是出金爲竺製衣履并已之粧飾
遂返本邑初竺之兄不見弟欲訟其師鄉人有見竺遠行者力
止之而兄嫂恒思憶不置一旦見竺携妻復其邦族咸驚喜
竺詭言娶於佗邑人亦不疑女以貲授竺使仍設肆於市而迎
兄嫂與師奉養於家曰爲我約束杜耶婦雖智究難箝制夫也
自此竺與女力作家以日裕余初見青眉翠異其非常人因再
三詰竺甫肯緬陳其槩更謂余曰微君之文子妻將湮沒畢世
矣余亦喜其相夫之智持節之堅遂援筆而爲之傳

外史氏曰青眉固功之首而亦罪之魁非其誘竺遠出何至
屢瀕於險幸而歸老首邱差可自蓋然亦竺之嗜飲嗜賭自
貽伊戚豈真婦有長舌爲厲之階哉溫柔鄉不慕而慕醉鄉
宜其有瓦脫之厄恩愛海不貪而貪苦海宜其有風竄之危
故罪不可不專責之青眉究亦不能未減於竺皮

螢窓異草初編目錄

卷四

胎異

夏姬

郎十八

三生夢

固安尼

無常鬼

蘇緒

衛美人

苦節

狐姬

螢窓異草初編卷四

長白浩歌子著

武林 隨園老人

關中 柳橋居士

胎異

粵東之俗女生十二三卽結閨閣之盟凡十人號曰十姊妹無論豐嗇不計妍媸簪珥相通衣飾相共儼有嚶鳴之雅焉及嫁緩急相扶持是非相袒護凡翁姑之不慈夫壻之不睦叔伯妯娌之不相能父母兄弟所不敢問者唯姊妹得而問之故閨門之內帶固根深莫能搖奪而獅吼之威卽在司牧者亦爲之屏息矧其下者哉某縣紳家有女及笄字於巨族忽病吞酸腹亦震動父母咸疑之然而家禁森嚴內無五尺童子唯同盟一女

弟係貧無所依者女白諸父母留養於家晝則共一繡筐夜則同一繡榻此外別無一人疑不及此遂目爲疾延醫診視之舉不能辨無何而彌月不遲矣且居然生子矣衆論詢詢醜揚中韓壻家巨族不堪其辱遂訟於邑宰欲罷其婚女家亦慙赧不能白將致女於死以滌垢唯姊妹行不忍具牒於縣言女之誣嬌烏羣啼闥堂號泣宰亦無能判決事聞中丞委員同鞠究不能定時少司寇某公出司臬事於粵諳練詳核強詎多聞乃謂其媼曰盍使穩媼相女若係閨體則斯獄無難立斷矣其屬竊笑以爲生子者不圻不副容或有之未聞既生既育而猶珠聯璧合者也因憲令勉使驗之果皆以慮子報猶恐其妄遂各遣其衙魯同往查勘又俱以女體爲言始信之而惑愈滋因復

命于公公聞之嘿然良久遽詰曰胎豈有異乎對曰向曾視之雖無生氣具體亦人但四肢百體空空然如蟬之蛻若革之驪一似全無骨肉者惟此爲疑耳公乃太息曰什優弗學幾殺人子諸君固有所不知此二女同居重陰交感之象也衆請其說公笑而不言命吏詣庫取某年部案與衆觀之中一事若合符節衆乃頓悟蓋女年已長情事漸知私與女伴效其狀雖兩雌無異而真烈流通因亦有孕第無雲雨之私究非絪縕之正遂令碩果雖結宛同鑽核之李職是故耳僚屬歎服乃定案壻家亦無異言後數月迎女于歸偕隨無間至今生子數人則骨鬚膚立迥非向之僅具皮相者矣

外史氏曰胎之異者履迹吞卵而後載籍所傳指不勝屈固

不止有此異也惟以二陰之爻竟成坎離之濟人多未之前聞遂不免震駭耳目耳然無公之博洽孰敢臆決而倡聲者嘗戲以語人曰亦有學養子而後可嫁得此可補賢傳之未及矣

夏姬

金陵某宦素貧鄙生女而美且能詩嘗取政于郡中某夫人以其爲閨中之尊宿也一日春暮女偶得詩曰花落花開總是春惜春何必怨花神別餘一種春光好柳絮如花亦惹人吟成錄小牋遣婢詣夫人郢政夫人閱之蹙額曰是兒欲狐媚終身耶評跋深示不足婢歸述其語女乃強自斂抑取關雎葛覃諸篇日諷詠之期年少洗其靡曼之習未幾宦以貴緣起復又出仕

於晉女將隨父之官往辭某夫人因指壁間紅白二梅圖求贈
言天人卽吟曰南枝不比北枝寒漫把丹青一樣看儻共紅芳
頻笑日更無人倚玉欄千蓋以高潔相望而寓儻規之意焉女
聞詩默然及歸愈知儻省於路時佩殺言無少縱雖江山儘多
風景而舟車之內不一窺儻信乎漢南游女沐周文之雅化幾
同喬木之難息矣獨是女初生時宦卽夢巫大夫來謁詢之則
春秋之屈臣也從一美婦雞皮猶膩鬢髮將星貌且妖冶異常
稱之曰夏夫人屈臣謂宦曰吾兩人幽冥相聚幾二千年今上
帝有命以此長春花持贈君家宜善視之言訖留婦將獨去美
人駭其祛意甚流連嚶嚶嬌泣宦驚覺燈猶在耳使人視之則
女誕生於側室方落蓐不久宦聞而惡之心知夏姬爲不祥尤

物欲棄之而猶豫未忍比長遂密爲防閑戚族男子唯十五以下者方許入內雖託言家範實爲此女故也及抵任所又夢巫大夫貿然而來延之坐相與晤語大夫遽啓曰閨愛及舜分應字我不然恐無以安其心宜以幽明阻隔意不欲許大夫拂衣而起微哂曰子亦不敢違天特以舊愛難忘強以相請耳豈真向汝家坦腹哉徑出弗顧宦寤而愈憂然見女頗貞靜遂以妖夢無憑怒置之惟女微聞其事恚曰何物淫鬼敢以邪說惑人卽令有之豈人定竟不可勝天耶忿欲祝髮爲尼家人力止乃洗脂粉爲女冠日惟靜坐一室中卽婢媼亦罕見其面且爲書致某夫人曰自蒙清訓益以洗心針黹爲常吟咏前腐雖經過瓜揚淮泗之勝遠峰靈秀近水澄鮮亦若視爲無物不意突

遭鬼謗謂兒爲夏姬後身夫姬生于千載以上兒生于千載而
下安在轉輪之必俟今日哉兒誓以女貞自守不字終身以仰
副垂教之雅庶幾使鬼物無顏徒逞譏金之口閨人生色長留
抱璞之軀云云夫人開緘色喜曰是兒果能迴心前因固不足
道也踰年聞女死且身首異處乃大駭而亦莫知其故又踰年
聞宦以事去官無顏歸其桑梓寄籍于他省女之事實益不可
知時康熙之戊子也及庚寅之歲夫人之長君莅任于晉卽女
父之舊治迎母奉養以盡子職夫人往見衙署半虛加以筦鍵
怪問之對曰此中有見縹緲卽現形風雨之夕爲尤甚故無敢
居者夫人聞之恍然曰得毋某家之媛乎試啓其封吾爲爾以
理遣之長君雖悉其事但恐禍及母極力諫沮夫人弗聽強闢

之携一幼婢露坐其間舉家無敢從夜未分卽浙瀝作響有頃風威陡作其寒豎人毛髮久而始息卽亦無所視惟聞高角有聲似微吟者傾聽之則五言絕也其詩曰舞蝶應難覓花枝不久留可憐今夜月空照舊溫柔咏嘆再三音甚淒婉夫人稔知爲女乃笑曰是兒之情殆不死矣因和其韻曰三疊首應記雙魚今尙留但能懷窈窕何事泣溫柔女聆之驚曰是吾師也趨而前雖隱其親實聞其聲欬歔曰夫人無恙耶五年闊別鬢髮斑矣曾不念兒死之慘乎言次近在咫尺小婢雖幼見其相偁而來大怖欲啼夫人脚色自若微詰其致死之由答曰前寄寸楮敬陳心迹想在鑑照之下不圖蓮性難胎藕絲易縛蕭甫去而兒之諸姑來以其君子亦任陝中將赴京候陞留眷屬于父

任所不及携也姑有幼子貌甚姣好年僅十二齡耳以中表姊弟至親無嫌時入內室兒因愛之與同寢食居無何以暴疾卒父與姑大慟究其病由羣婢之狡者譖兒于父言與之有私父素疑此毒加拷掠遂誣服幸醜聲未揚仍爲兒議婚于某尉事已可成忽有劇盜夜入深閨斷兒首而去歿後始知其人蓋卽尉之所使耳冥冥之中每思報復奈其人有劍術不可以近是以籬屈清夜有駭聽聞幸勿罪語竟悲楚不勝夫人微哂曰若欺予哉予未聞申生孝已有鬼神不爲代白之冤紅線隱娘有一時枉殺無辜之事若性如水勉就隄防稍遇橫流使成泛濫寢食旣與同素絲豈無染安得以小弱弟爲詞乎彼縣尉者家有劍僊詎容室有蕩婦想畏若父之威婚不敢辭意豈無怒橫

加白刃于紅顏特以此耳夫人言未及終女似甚慚者徐曰唯
然有之夫人其何以教我夫人知其可遣乃正色曰閱汝前書
合以近事若真再世之夏姬矣株林之醜流穢篇章今既未至
于濫觴不汚清化是亦汝之大幸爲汝計者正宜遠遯荒野與
草木爲伍必有夙世鍾情仍來相訪或能携汝以返亦未可知
若猶囿跡官舍倘遇正人運彼慧劍將魂消魄滅永墮沉淪益
不可問矣予言止此汝宜自思女聞言若有所悟悲歎許時肅
然請退行數武少露其形則顰血飛紅霓衣盡赤儼然一無首
之屍婢遂驚倒夫人亦目眩者久之忽夫人之長君突出于側
蓋慮其母之被祟潛跡相從及見從容諭遣不勝歎服故未遽
出耳乃扶夫人歸寢室明日遂絕女之迹衙中始安堵無擾詢

之吏胥鮮能言女之姦狀後遇尉來晉謁畱心物色從一人虵
髯虎面瞻視非常疑刺女者卽此也長君履任未久尉卽掛冠
歸似知其事之洩者夫人又夢女冠帔來謝云從巫大夫作三
湘之游復得相聚矣

外史氏曰淫根于性猶難化誨況爲三生之夏姬耶故始雖
唯唯受教鐔鐔矢節卒不免歿十二齡之子南過此以往又
何所底止乎幸劍僊奮一時之威杜無窮之禍舉凡貴介如
陳靈浮浪如孔儀皆得倖免豈僅先拯一將危之御叔哉某
夫人數語尤有烈丈夫風亦足與劍俠並傳

隨園老人曰不細述于前惟約畧于後深得龍門叙事之法
亦以事關閨帷特爲委曲之筆詩人之忠厚吾於此又見一

斑

郎十八

客窗夜雨滴滴愁人聞有歌郎十八者卽而聽之音甚淒婉初莫解其故詰朝訊之旅人則湖襄之近事也其人宗姓西名字蘊二桂陽青衿善詩賦能文章知名於當代蓋亦楚中之秀出者嘗疊寢夢一麗人柔媚嬌小語之曰郎十八妾十七夙世相逢成姻契近而就焉霍然頓悟時宗已屆四旬漠不介意自是每夢必見之云云如前欲詰之有口若瘖旋復驚覺聞者或以爲妖戒宗正心以祛而究不能絕丙子仲秋赴試省垣轉聞矮屋之中偶向同人話其異一人愕然曰此吾女弟之讖也女弟年十七而歿未卒之先輒夢人語曰良緣真不偶可惜郎十八

醒則愜快未幾而亡生時頗能詩因作長歌以禳之此其起句也言之泣下同人皆驚異宗自以生人遇鬼壽將不永亦鬱鬱弗快遂無心詰其全詩秋闈事竣宗每憂虞乃是科竟獲雋中五經第三人欣幸之餘頓忘前事明年丁丑下第歸距家僅百餘里舟行次公安泊於小渚月色甚明宗乘酒州興豪登岸小步甫數武俄見一雙鬟自蘆荻中出遮道致詞曰夫人聞主君南返潔治一樽冀除三徑遣婢子奉送文軒幸卽枉臨爲望宗顰曰夫人伊誰笑對曰主君之內子何不識耶宗大驚竊疑其室有變雙鬟又強之乃從之行曲折至一處朱門碧瓦彷彿貴家雙鬟引導以入門庭雖故有司閤亦莫敢究詰且恭謹如待主人宗亦不問至廳事鋪設綦華別無賓客雙鬟顧曰夫人在

內室想凝盼久矣復開門二重始達閭闔則繡戶香深翠樓春
鏤又別一佳境雙鬟舉簾延請更宣言曰主君來宗入其室有
麗者承迎諦視之花貌嬌羞冠帔嚴整固卽夢中人也斂衽肅
容淚含美目慘然曰紅顏黃土不獲早踐前盟婦職有虧唯君
子憐而恕之宗心知爲鬼而貪其妹麗不甚驚徐徐言曰素昧
平生從無婚媾之言辱承見召旣已懷疑更聆清詞益用滋惑
唯夫人明教之言已長揖女延之上坐答曰君之前生與妾同
居此宅實夫婦也設有盟言願再生仍諧伉儷今世卽十八妾
十七好事可成無如妾以夙孽數合早歿不獲共君琴瑟私心
憾恨靡有窮期歿之後訴於地下主者許妾待字冥途仍居故
第今又廿有餘年矣詣至此宗又竊疑已死駭然曰子將於窀

夢納婦乎女笑曰非然也昨日冥官牒下許妾轉輪與君踐此舊約適值南旋因以奉屈特達此情於君子庶幾早諧鴛侶豈望君光我泉壤哉宗聞言驚疑少定乃笑曰卿誤矣予之馬齒將及強仕再俟卿十有七年花甲將屆復何顏再結花燭乎況室人共苦同辛十數餘載脫有不諱當守義以酌其功忍更思人間少艾耶女又笑曰是有數在彼月老之姻緣簿豈人世之如意珠且婢子既奪我原配之名享我青春之樂報亦慘矣烏有久假不歸者宗詰其詳女曰君今之室卽我前世之婢也從妾勝君以聰慧多得君憐妾慮分房帷之愛借小事撻之數十渠遂氣結而死冥司因錄妾過轉世當歿所謂孽者卽此也渠根基淺薄得此已足諒不能偕白首而兼富貴耳宗猶豫未信

女又曰渠有心疾歲時一舉發卽前生遭毆之故惟此可証足徵妾言非謬語未終忽一翼進曰機事宜密夫人勿深恃主君而易言也女遂默然遽命酒合歡雙鬟十數人或歌或舞紛沓盈前宗亦不覺心醉女因謂之曰此卽君日前之樂也好自奮勉今生將復享之矣於是飲酒暢甚方思繼繼以慰其情俄有蒼頭兩輩馳入白曰毓嬰使者至矣女乃起與宗爲別欬歔不勝旣而曰後晤猶遙君能伴妾一往庶識其處爲異日覓緣之地宗亦欲覘其異欣然從之出門卽有油壁小車駕以良馬使者凡兩人面目獐惡而侍女頗恭女指宗語之曰若人卽我之夫子將隨往視我門閭幸勿阻使者唯唯宗遂與女共乘車馳如風途次似有城郭皆不及注目女在車中謂宗曰凡人轉生

必昧前因至死乃復悟妾此行當亦如之他日相逢恐不免以少長爲憾郎十八舊作君尙能記憶否宗答曰雖得其槩未詳其詞女乃自誦其詩凡數十言語極哀艷強宗識之遂弗忘有頃至一郡邑絕類黃崗近市有巨家閨閤高大車止門外使者促女降輿女執宗手涕泣曰勿相忘此亦吾鄉貴人門第甚相當也言訖下車宗亦將躬親送之甫離輪轅金聲大作恍如五夜晨鐘張目顧瞻則身臥於篷底舟子方始揚帆也亟呼從者詢之客夕並無登眺事且泊舟之地斷岸千尺宗始自悟其夢不禁訝然及歸室家幸無恙因陰勸其積善以冀大年詰其故直告之乃笑而不信自是宗試輒不利凡五戰春闈皆敗北以返究以大挑銓補黃崗教授時已五十有二矣丙子亦屆五旬

偕隨俱健可望偕老竊謂前夢盡安乃履任二年忽喪其偶宗
心爲之甚戚誓不再續且有子二女一皆成立足娛晚景益無
他志明歲湘南大疫死者相繼宗之子女又俱歸於冥漠之鄉
孑然一身形影相弔初亦慘怛無所思繼念無後之大自揣康
強乃圖似續而頭童齒豁人皆羞與爲婚亦徒懷此意而已一
日出郭迎上憲乘馬過一巨宅頗似誕女之地因詐稱口渴命
役少貸壺漿而已立馬以窺之俄有長者自門內出見宗訝曰
文光射室果有異人請卽少輝蓬藟宗視之則邑中梁氏曾任
副元戎其子數人亦多有顯者唯公故仕居家此其別墅也宗
亟棄乘爲禮翁延宗入笑謂宗曰君輩老書生只合擁鼻比訓
誨生徒乃亦偃僂奔走得毋憊甚宗慙其言亦笑而謝曰爲此

一官未能免俗必如翁乃可東山高臥耳翁因詰其家事宗歷言之翁亦爲之扼腕旋聞上憲將至遂辭出翌日有媒妁詣宗議姻則卽梁翁所使也宗怪之亟請其故蓋翁有弱女年僅二八甚鍾愛不輕以字人方宗有細君之喪翁卽夢女于歸其壻卽宗也初猶笑其不類及與宗遇又夢如之且夢諸子俱縲絏唯宗盛服獨據一堂少緩頰而桎梏盡脫覺而異之私念宗必通顯能拯岳家之溺故有此使宗詰之媒乃具白其事宗笑曰老書生詎有此一日雖公有命竊恐諸郎相鄙薄也媒又固請議乃諧擇吉納聘邑人皆竊笑以爲翁之耄昏而女之薄命也乃許字未幾宗竟以上考擢縣令人始驚異明春親迎賓從之赫奕儀仗之炫耀迥非青氈故態益嘖嘖稱羨不已青廬之中

宗視女貌宛如一同車入夢之人始信定數唯女以妙齡貴族
適此耆艾頗以爲羞雖不敢懟其父母而空閨靜處時有粉痕
淚迹焉宗知其意乃以郎十八一詩私授侍兒令其按節以歌
之其詞曰郎十八妾十七夙世相逢成姻契奈何金閨月易沉
朱陳未締先相失雨瀟瀟雲密密巫峽陽臺都未悉縱令楚客
夢中來未必巫娥花裏出並蒂蓮合歡橘世間草木猶親暱天
公應是獨憐花人當美滿遭妖嫉白面郎態飄逸玉人何處新
婚畢紅顏空向卷中求須臾鶴髮如太乙繡帷人倍啾唧嫖母
無鹽反超軼銀瓶落井玉沉埋不許標梅歌迨吉叩元穹懋彩
筆願將百歲易一日但得于飛十二時花殘月缺良不恤且調
琴並鼓瑟孤鴻浮寄雙鴛室艷李穠桃亦自春白頭吟咏曾何

必蝶尋香蜂成蜜前程由來黑似漆鴟鵂惟望占枝頭甘心蘭
夢輸燕姑歌澗繁樂衡泌何必黃金千萬鎰翠鈿珠串遜卿卿
我先荆布奉巾櫛皇朝郎輔弼朱輪畫閣人安佚非關薄
命艷花封儂取名兮汝取實千百言心專壹迴天祇恨無神術
離鶯乳燕果同棲信是紅裙迷不空樓十二橋廿四吹簫望月
翻書帙歡娛恰遇少年時此樂何人能究詰彈箏篴吹簫築悲
歡自古原不一此中別有斷腸聲嬌歌未已珍珠溢適值家讌
婢遂奏於筵前女以夙懣頗通文聞未及闕早涕泣不能仰曲
終呼而詢之婢不能對宗乃從旁緬述綦詳女恍然大悟曰噫
妾知之矣因破涕爲笑歡好異常自此悲歡不形較之賈大夫
射雉之後尤爲好合焉閱數月梁翁病卒諸子俱奔喪歸頗不

以宗爲意聞問弗通迨宗以廉能累官至方面妻族始敬禮之獨翁所夢排難一事迄今渺然意者德可勝妖歟或時有未至歟且安知非冥冥之中鬼神爲之撮合而特假此以休翁也女今祇二旬餘生子已能讀父書而宗之黜錄無異昔年則信乎緣之夙定者矣余既得其大概爰就芭蕉新雨而附記於斯編外史氏曰老夫耄矣之子猶少非以夙緣平其憾鮮有不抑鬱終身者然女本爲青年佳偶曷恨重泉究乃因白髮藥砧再遊人世死死生要皆妬之一字自貽伊戚也故古今療妬之方應推此爲第一

隨園老人曰余每謂老夫女妻似亦造物者之過今乃知天之報施妬婦必如是始快人心第慮江汜之詩弗作而枯楊

之穠幾遍天下耳耶十八一篇吾安得家喻而戶曉之

三生夢

涇水之陽有異人傳者失其姓字家無長物懸一囊空空如也然過旗亭酒家携囊以入飲必盡醉醉卽探囊與值無少乏人因以爲異一日飲於某肆旣已醺然有丐者就而行乞敝汚襤褸狀貌可憎年且三旬而上某忽驚曰玉人何憔悴至此豈其千金一笑猶不足供汝溫飽耶丐者愕然一時當壚滌器之人靡不粲然某亦不顧索酒與丐共飲且命之歌丐辭以不能某笑曰汝之腴腴猶昔又何怪予之心醉也相對浮白意甚狎昵直至日晡而後別又傾囊中一緡與之曰聊以備花粉之需毋固卻丐者大悅頓首稱謝某若有惻然不忍之容丐旣去某遂螢窓異草初編

寄宿肆中亦其醉時之恒事耳翌日晨起有好事者爭詰其由某笑曰是前世之佳麗人也諸君欲詢之當偕予往訪之衆皆踴躍相從出肆半里許卽丐寓則一廢祠破屋頽垣見丐獨臥於廡下就視之藉草枕石病且危衆乃大駭未及發言丐早張目而視見某卽曰僊師來乎三生一夢微師之神力予尙迷不知悟也衆益錯愕交喉致詰某揖衆列坐使丐自白因悉得其梗槩蓋丐自遇某返心亦疑訝然已酒力不勝遂齟睡如死夢入一宅第金玉羅列錦繡堆積私心頗愛好之繼見守者無人貪念頓起乃擇其精者隨意攫取已而悟曰噫予殆盜也人知之必將不免盍歸乎來及出則崇垣丈許高不可踰倉皇間足忽去地竟能不翼而飛遂大喜而迴矚第內火光熒煌儼有持

炬追逐者其聲且詢詢不絕因度屋而趨雖隔越丈尋視如無物比歸則有妻有孥方明燭相俟非復孑然一身矣見丐至皆慰勞之煖酒炙肉奉侍殷勤丐遂沉醉而寢明日起携金如市乘馬從僕邑人皆致敬自視其衣高冠盛服實大盜不同穿窬者志益自得由是每夕必出出必重獲而後返人固未能相難也年六旬妻妾數人子女亦皆成立資用肥饒儘足娛老亦棄盜弗業矣一夕乘醉又出至一家閨闔深邃唯少婦二人侍婢三四而已欺其荏弱竟突入一婦甫就枕一婦既解衣見丐俱噤不能出聲丐視未寢之婦素體瑩潔不覺色心萌動更揭臥婦之衾則白身如玉恍然落葉之花隨風動搖四肢無着益勃然情不自禁徑登其榻將就而狎之婦亦無敢峻拒忽回顧彼

婦已渺乃大疑方起而索之俄聞戶外喧噪聲且甚夥蓋卽婦所號召者也猶恃其能坦然無懼旣已奪門欲奔旋見一物如寒霜直沃厥腦應手而仆耳中猶聞人語曰盜已斃矣誰謂我劍不利耶丐知已死魂遂飄然猶將歸家視其眷屬乃丐甫及門屏卽有人鼓掌笑曰以盜去固應以娼來也可不自悟心則孔悲及發聲室中鬨然曰兒落草矣女也可驚而四顧身在次兒室中其婦方坐蓐云心知再世不敢自明然在襁褓中家事無不歷歷聞其長子次子俱爲被盜者所訟官私交迫家室一空二男皆以慘刑斃於獄底次婦攜其女歸母家未幾再醮去竟棄其女不復顧丐居舅室十餘年比長貌甚麗而舅始遇之苛役如僕婢一日有老嫗踵門而入謂姑曰郎云此中一株柳

俾子移栽盍指以示我始解其意召甥相見媼喜曰若舅言不
誣老婦植之足數半生乘涼矣言已將去始囑曰渠非我種類
實竊盜某之女孫也汝宜誌之勿令人以予家爲笑媼唯唯自
返閱兩日卽有肩輿來迓丐知爲娼家堅不肯往舅始以鞭扑
逐之痛極始行至則濃粧艷抹嬉笑倚門卽不欲娼而不得已
數旬以後名乃大噪箏笛琵琶素所未解者而儼然能事在已
亦不得其由且其色藝旣精單寒者遂莫能問鼎而唯巨家富
室得以攀折獨是溫柔軟款雖勝于穿窬穴墻而苟賤卑汚尤
甚于鼠偷狗竊旣朝張而暮李人盡可夫更換斗而移星客猶
未寢翠眉朝畫面如燕市之帘錦被宵溫身同射圃之鵠昔也
傾囊賸餘惟貪櫃內之精金今也躡綠蹂紅誰惜牀頭之美玉

丐雖故盜心頗恥之如是者十年以鬱疾而卒甫死即有獠牙
巨角非獸非人者凡數輩繫之以去俄頃抵一衙署意即世之
所謂冥司也入見冥王面黑而有光烏珠雙炯貌聳神清狀如
包龍圖袞冕尊嚴高拱于殿上少致研詰遽曰是有恥心可賞
之仍令爲丐且命吏喻以所指吏卽引丐與語曰汝自今三世
以前亦丐也行于市上見物不無貪心而究無術以致之乃悵
怏而死緣此一念墮落盜中轉輾相因益以草莽今得復爾本
來實出冥王大德汝盍鳴謝丐領之方將跪拜忽一巨鬼以骨
朶自後擊之大痛失聲驚悸而寤醒時了然洞徹唯腦痛如裂
遂不能起丐旣爲衆緬述之莫不爲之汗因言邑有積賊號
曰飛手張歿已數十年矣取物如寄人莫能禁後爲某宦家以

妓爲餌燒之室中又有蘇五金者名娼也風月十年傾動數郡云是盜之遺孽以丐言驗之良不謬已遂相與慨息不置某因謂丐曰爾生受享一世貧乏幸獲清白之名遠勝汚辱之丐丐固無病病亦不在丐矣乃大笑引衆俱去丐亦頓痊後人見丐于市深自歛抑若有所感動者偶見行人遺數錢于道周丐呼而止之其人故不知爲丐一顧而笑曰若乞也胡不自取而猶我告耶丐默然舍之徑去知者以爲丐得道也未幾某提其辭詣諸肆言將有遠行遂別去不數日亦失丐之所在咸竄陳仲舉三元許韓仁皆與聞其事焉

外史氏曰盜旣爲盜固不憚於娼以盜實危于娼也盜思爲盜必不樂于丐以丐遠遜于盜也不知丐苟不盜且以潔白

之行傲然于紅粉黃巾之上矣冥王愛人以德故其於賞罰如此

蘭園老人曰夢之爲夢所以兆其將來今乃鑒其已往孽鏡高懸後車因以不覆目之曰異人良不愧已

固安尼

固安小邑也素無尼有之自靜定始靜定姓王氏其初爲某大家婢色甚殊主人納之後房寵冠同列主人卒遂請于主婦披剃爲尼以報厚恩寔欲脫羈絆而遠戾也主婦喜其誠爲築庵于近郭所費不下千緡極其壯麗獨供一南海大士像因號之曰觀音庵靜定旣開法門香火衆盛又收女徒數人日益縱恣距庵僅半里爲法祥寺寺僧之壯者皆與往來綢繆無虛夕然

靜定自建此庵門戶日扃白叟黃童莫或能入而壯夫無論已
且朝饔夕飧凡有所須日倩一貧嫗購辦此外不再啓閉已與
徒非值齋醮絕不輕出人因以清淨稱之鮮有疑其穢者上元
汪秉鐸以孝廉來宰是邑聞尼與僧居相近心竊訝焉詢諸紳
衿又皆力白其孤潔汪究愴惋不定乃遣幹人密偵于左近旬
餘有土工許二醉臥庵前嫚罵不絕語語皆侵靜定靜定亦閉
門不敢答幹人以爲疑翌日矯率命徧召土木之工而獨陰厚
許許心感之一日醉以酒而詰之曰若某日於某庵前何暴怒
乃爾許笑曰淫婢子許我重賕每月五貫今竟悍不肯與故小
辱之幹人佯訝曰靜師素有清德以何事而賂汝得毋誣乎許
怒曰禿娼何清何德惟予深悉之近寺僧皆其所歡也慮爲人

所踪跡乃以五十番浼予爲地道自其家墳側直至庵中凡四十餘丈號爲方仙。僧乘夜蛇行于其中或五或三均未可定禿娼又于朔望率女弟子夜行赴寺作大歡樂道場深恐予有漏言故加賂焉渠但能欺聾瞶耳豈能欺予哉幹人得實卽以白汪汪召許以刑擬之盡得其奸狀乃于是月之望五鼓出邑詣法祥寺行香旣至僧始知亟棄所樂出迎率官汪給主僧曰汝寺之衆約幾何可悉告予予將普施捨主僧倉卒以數對中實缺一二人汪指數之陽怒曰何竟誑予是必覩我之職有高枕不出者命役徧索于各房得詣尼于臥榻繫之以出皆裸如也汪笑謂主僧曰阻汝往會頗殺風景然世尊則揩眉久矣主僧頓首至流血汪命盡拘之而尼中獨不見靜定詢之則因

病在庵亦捕之至寶則私產坐辱耳汪鞠之僧尼皆伏罪惟靜
定不承因出許二與之質兼掘其他道乃成招旣而得二屍于
隧畔則諸僧以妬相殺者遂定重罪流僧尼于嶺表而號主僧
與靜定之衣束以大布使之對面擁抱如好合然貯以巨瓮積
薪而焚之汪戲爲之倡以送之曰咄嗟二師四大相依聽我一
語携手歸西由空入色設想離奇剎那敗露信有天知借此三
昧急早脫離夢沉慾海永證菩提生旣掌風流之教死亦化連
理之枝噫改換皮毛猶牝牡秋風道上每雙騎節訖閭邑爲之
粲然俄頃毗盧盡成灰燼庵遂廢迄今固安之俗緇流尙無雌
伏者汪公肅清之力也

外史氏曰尼之爲尼至今愈不可聞矣肆慾宣淫恬不知恥

如靜定者猶存羞惡之良者也脫非許二漏言依然清水潔
 玉孰得而議其後哉余友邵次彭曾作解冤經幾數百言今
 撮其畧如左經曰伏以白馬馱經原非用牝奈何青獅秉教
 反爲求雌夫勤面壁之深功眼底空花易過脫少參禪之定
 力泥中敗絮宜沾如引摩登同歸極樂難辭佛國頓改溫柔
 故旣形判陰陽自合禮嚴男女乃有若而人者非稟乾健以
 生洵足超凡入聖實抱坤柔以處祇堪獻供拈花蘊玉含香
 自有仙郎描翠黛桃笑柳不應少女謝金釵苟賴天全奚
 爲祝髮倘非病廢何事披緇竊嘗叩厥由來不禁啞然言下
 蓋緣婆心佞佛掌珠輕擲于空門月老主婚花燭忽陳于梵
 宇旣髡其頂安知爲尙爲尼苟秘其踪何必非夫非婦况近

春風之面擘海難清且敲夜月之扉蓬山不遠以致梅嬌杏
俏好花終上道人頭暮鼓晨鐘私語頻留老僧耳冤之當解
莫此爲尤想其燕乳鶯雛隨緣可度泊乎苞含蕊吐愛恨難
消人盡有情惟我木魚敲五夜誰能無愁輸他錦帳價千金
因太息于蒲團徒悲鳥道遂流連于蓮座暗許鴛溝于斯時
也三千揭諦恨難言八百金剛降不住矣迨至琉璃燈火乘
暗談經不免紙帳梅花因昏入定袈裟濕露更帶些雲雨之
痕芭屐尋春不再問鶯花之徑可笑者藤牽蔓引牀頭結一
對葫蘆堪憐者水盡烟空月下散幾雙瀟灑自解之冤信居
其二無何情深愛久時貯甘露於鉢盂又難乞藥尋方早祛
愁根于臍腑法難懷甲祿山之腹難藏禪室添丁貴妃之錢

誰場于是祇園隙地埋盡燒女嬰兒頓令靈鷲奇峰陷在血
盆國鼻宛乎宜解又屬其三是故幸而瓦缶清淨已非清淨
不幸而玉碎風流忒不風流方盤薦有頸之瓜彌勒佛難開
笑口苗條喫無情之棒比邱尼莫按羞眉何如斬斷情絲永
清法界反可跳出慾海免落迷津不望菩薩之慧刀割開並
帶惟求如來之寶樹辭却勞枝佛法不度閻門陷人坑早已
打破仙娥請迴蓮步迷魂陣俱各勾除從此後錫杖無塵衲
衣少垢大雄寶殿方可號以大雄不壞金身乃能終于不壞
映願求一滴楊枝水洗盡人間老婆禪經語尙多此尤解醒
無常鬼

易郡人吳可久嘗寄行驛路中循表道之樹徒步而疾行時正

月明見前有白光矗立搖搖動盪彷彿雲影徘徊遠觀之亦不甚悉有頃至前則非雲氣實一巨人白衣袴長與樹杪等往來蹀躞踟躕可並馳三車其人跬步越之似無餘地乃大駭懼不敢前初猶俟其去而後行久之其蹀如故且兩袂褰寬曠曠然有物蠕動漸作鬼聲遂不敢復立反身就故道另覓曲徑而歸竟亦無恙後以之語人或謂爲無常見似亦近是

外史氏曰野曠宵深鬼魅現形固所宜然昔先大父所居之宅多怪異嘗於中夜寤後見窓間巨影大於丈尺之牖而窓窄刺紙有聲叱之至再甫徐徐縮足踏地其響甚巨躍擲千餘觔重石比屋皆聞人以爲颶颶亦一異也

蘇緒

汝南蘇緒字道基風雅士也元皇統中以事羈迹於燕久未得歸適遇疫癘臥病於城北之聊霄觀中勢已危篤道衆慮其死扶而委置於廡下蘇迷惘亦不自知恍惚中見其故友某生匆匆來謂之曰諸務告竣可行矣蘇正鄉思迫切欣然從之甫出觀早有二術絜以相俟友扶掖使乘同行山郭約數里天已昏暝友白曰夕陽西下盍停驂明旦啓行乎蘇亦頷之於是共詣一邨桃柳夾植紅碧相間行次落英繽紛長條搖曳絕似暮春風景蘇顧謂友曰斯何地也時屆三秋何卉木繁盛若是友笑曰兄勿問至時自有佳景須臾抵一門狀甚烜赫如王侯巨家僮僕出入以百計蘇覺精神陡健迴顧其友已失所在乃自下騎而入甫及門側俄聞宅第中金鼓大作如演弋陽劇焉心益

欲動潛往窺之卽亦無人訶止歷門三重直達廳事堂上銀燭
高烧賓主十餘席優人隊舞而前亦草辨爲何曲簫管數曹聞
以笑語而已蘇鵠立諦觀賓席皆男有黃冠者有緇衣者有冕
者有弁者亦有草衣卉服者貴賤老少形狀不一唯主席二筵
坐四美人嬰珞垂珠半遮嬌面均衣五色宮衣席前巡酒者亦
皆二八妖鬟絕無三尺之童心竊艷之立許時不聞驅逐一時
麗色驚眸酒香襲鼻不覺宿疾若失而脾燥喉乾頓忘顧忌忽
抗聲大呼曰如此高會而不一波及旅人爲之主者不亦吝甚
語未畢突如而前笑謂主者曰有不速之客一人來徑趨上坐
便將就席一堂舉愕然主者微有怒色徧問者詰之咸以不
知跪白賓席者俱笑曰此狂客實有夙緣夫人幸無怒乃命以

孟筭進蘇遜之首坐仍復欲飲蘇連浮三爵儼如甘露醅醕煩燥頓解益大悅方將展問官閤俄而鉦鳴若雷鏡喧如沸僊人扮兒十數共執一人當場而支解之手足割裂臟腑狼籍血雨腥風撲鼻慘目蘇素未覩此不覺大驚以袂自障其面汗如雨下耳邊惟聞嘶痛之聲股慄欲走良久張目視之寄身廊廡蓋已霍然愈矣始知其夢且歎其奇因匍匐往尋道衆飲以粥湯不旬日而復初後過嶽廟見寢宮塑四美人酷似夢中東道主但不知所延者爲何客耳又半年始歸故鄉病疫者每樂聞其說比諸子虛詞漫云

外史氏曰酒色熱心鮮能祛病凶殘觸目反可愈疾甚矣安不如危而因危得安者難以更僕數也若僅以夢中佳遇解

其彌留吾知其疾必增卽盧 罕與奏效况神乎神之爲神
當亦深悉乎此已

衛美人

京師某公家有老僕曰李某性朴實然諾不欺從某公居積數
年少有餘蓄年且老乃退閑自設一肆於市以屠驢爲生一夕
宿於家夢一美人元衣而白褶粉容慘淡珠淚惻惶直前再拜
曰妾衛姓突遭强暴命在須臾非君莫能拯救望垂援手敢效
唧環李夢中粗解所言惻然許之及寤始夜分輾轉不寐五鼓
始起如市亦循其常所疑固不在此也比至肆前聞衆喧笑曰
腹膨脝奈何無孕又一人曰果有之正不知爲誰氏種言次聞
然李訝之試從板隙窺焉燭灺搖紅鑊湯蒸霧衆方鼓刀而屠

椿上縛一婦白身挺立絕似睡鄉所見者然已破腹屠腸腥紅滿地不可以復救李大駭懼禍及已悄然復返抵家尙戰栗日高不敢出肆中操刀者不見主人亟往促之李審知無患方肯偕來至見肉陳於砧上依然是鹽始悟前夢以未得救秘而不言閱三日卽闔其肆不再業屠其人改業後告人每舉此事以戒殺猶以食言爲憾焉

外史氏曰香閨繡閣之人安有披毛戴角之日審此夢中風景謂是閻羅老子鐵心石腸又烏知香溫玉軟中放侈則淫苦惱皆自惹耶吾願天下恒河沙數美人讀此皆合猛醒與其搖尾以求生何如懺悔於未死不但可免於屠且可無焚琴煮鶴之事矣奈之何迷而不悟

苦節

燕趙古稱多佳人以予所見郡城而外其郵居而野處者苟非黃面黑髮卽黑頭包老婦有一白暫可觀者抑且癯瘠癯頰何聞螭螭複履撐舟可知蓮瓣蓋亦風土淳朴之故也惟玉田一少女盈盈十五貌頗軼羣雖非瑩玉之光尙存夭桃之色乃余再經其地聞已適人且守苦節而死心竊憫之詰其故則其翁姓曾業儒迂腐執拘爲文三十載莫博一衿因棄而歸農生一子頗有父風亦屢試而未售卽女之壻也喬梓之間互相標榜父謂子爲芝蘭子以父爲薑桂父之所可子亦從而可之子之所否父亦從而否之剏立臆說譏刺短長人有美且懿懿弗許人有惡卽刺刺不休是以取憎于鄉同井者胥爲之側目

自女子歸家益貧薄黎藿薪糲之采皆女躬親任之嫗又病廢在牀不克偕往以如玉之姿行中林之地保無有誘以死麗者幸女性貞淑言笑不苟而鄉風近古王法蒸嚴人固無能犯而亦無敢犯焉乃翁有妻娣某氏其家與翁居相錯也生一女曰二姑貌嫗而性湯施粉塗朱巧笑輕嚬里中少年咸以口舌相嘲弄因與翁家爲瓜葛凡女之出作姑必與俱而任其輕佻亦各執其事不之顧時值新秋秣秣密女將往采菽豈以供午飧蓋燕薊之地田間雖植麥引于梁木之上如附喬之纏結葵可茹農家以爲常品女欲呼姑旣已先往乃獨行披禾而入采未頃僅俄聞笑聲吃吃似在左近因大驚疑有惡少窺已隻身將爲掩襲之計及撥密稽視之見姑鞠躬如磬折隱約之間

狀如大解者初不音連理之枝僅截其半也因笑而相喚兩人舉大駭謂女已窺見底裏姑亦不敢應聲徑穿阡陌倉惶遁去女猶不悟訝其避已尙以爲匿迹禾中聊相嬉戲遂輟采往從之竟不見比歸遇姑於微行乃笑而謂曰亦太疎狂獨不畏人之見之耶姑面色紅白心益疑懼爰乘間謀之所歡曰春光洩矣可若何渠姑與吾母姊妹也渠翁性乖戾鄉鄰有小過輒斷而道之况姻婭而有是事乎予父母必置予於死地矣言已嬌泣如喪考妣其人齊姓故無賴非鄉中人家於邑城甚饒裕緣視佃人刈穫始來此見姑與女偕好醜攸分恍辛夷之與桃李心大動旣而聞葦父子之陷厲而女又端重不佻似不可猝得遂假途於姑原以圖女非止得隴而始望蜀者聞言大喜乃

謂姑曰若懼乎是在人謀倘以計兼致之則弭其口不難矣姑以首示之意徐曰是誠不能渠夫年正壯琴瑟綢繆非如我無人操縵者且言不涉邪與之語乃帷中事輒頰赤而疾趨女伴猶然妄男子可知已齊曰不然渠家甚貧婦性如水倘以利誘而更以情慫動之渠將自銜不追奚難耶姑勉從其言齊以千錢授姑且授以策嗣是有貨物來邨者凡閭人之所需及一切飲食姑必呼女共觀市以相遺女堅不肯受而訝其揮霍或微問之姑笑而不答閱數日齊於新築場上集邨中牧牛兒爲蹴毬之戲琢石爲之以雙丸相擊爲勝者將見女與姑冉冉而來時將往挑野蔬也齊止姑立而與語授以腰褰女見之女早疾行而前相去不止數武姑因故以示女曰若人太厚情得之

羣兒者悉以畀我將何以酬女自是疑姑有私稍稍遠之而姑與齊亦疑其先幾規避陰謀倍亟無何場功伊始女奉翁媼命往春麥以已荏弱不得已而借助于姑及昏未竣女懼翁責晚食後乘夜復往乃姑與齊已造謀預伏礎室且闔其扉女知姑先在呼令闢之寂無應者女不得入麥不得出遂徘徊不能去旋聞姑笑曰若具粗壯如羅綺其樂真難言狀女駭然益信姑與人私抽身欲返而慮麥爲人竊進退不得之際乃室中濃雲密雨之聲聞雖聒耳女羞忿畏怯不知所出遂不顧其麥而歸姑久之不見女入知其堅不可動敵其去遣齊逐之已不能及二人益惶悚姑咎齊曰前日之目既不可掩今夕之耳愈不能捫弄醜富場究無濟于大事子真誤子矣齊思之良久曰事急

矣非強致之必不可挽嚮晦間聶翁飲于鄰家醉已不起其子
又在田畔今夜亦不得歸渠家一媼因病早入睡鄉何能爲子
盍導我一往務贖吾心而後已姑匆遽不知所爲徑從之及抵
聶家疑懼猶未敢入靜偵之闌其無人姑素往來甚稔潛啓其
扃入聞病媼詢曰若來乎收貯宜嚴須防鼠子潑撒也蓋在恍
惚中謂其婦歸而不意其棄麥先返姑肖女聲微應之徑達女
房燈猶未燼知其就寢低喚曰媼何舍之遄歸予亦將之來矣
女聞姑聲意其以麥至坦然啓扉齊先入姑始繼之女驚生見
齊知懷惡意大怖欲號姑亟以手掩其吻齊遂固力擁持致之
于榻將行姦以心甚急突以手爪刺其頰血跡殷然齊亦怒兩
不相下乃命姑持纖腕而取牀頭敗絮實諸櫻口啞其聲女不

能支力亦少怯齊大悅將解其衣女又撐持如前幸初服牢繫
猝不可解而無瑕之壁深護櫃中青蠅不得遽玷相持既久姑
力微疲甫一縱而女已墮地兩人又力致之再登再墮漏下已
三姑懼曰毋將覓我我宜歸豈此時夢猶未盡耶齊究不甘不
再致女於榻將席地而就之少遂其私女手足力盡無少餘齊
勢益猛且探手纖腰欲斷其帶女忿氣中激反較前愈暴乘姑
鬆解十指自如又突起以柔荑掌其面並傷及眼眶眉稜骨齊
覺痛不可當亟釋女反身欲行已而恨恨曰婢子無情乃爾心
實不平又遽反踢之以足中其肋女亦負痛不嘶姑力勸之又
去女口中阿堵溫慰數言然後與齊俱歸蓋知事已決裂聊借
此修補者也乃女雖未重傷心則火熾將起而就榻又病莫能

與困瘁支離慘難言狀有頃聞門前剝啄聲旋即徑入大吐狼籍且實問夜戶不開故則其翁醉臥比聞隣人往呼聶子扶掖而歸因而在田者又將入室脫令齊與姑少延頃刻亦邂逅相遇謂非天哉聶子侍父寢遂歸已室昨昨然猶以啓閉不嚴爲怒及入戶而視之兒女臥地上雲鬢蓬飛花容慙土乃失色驚詢其由時女已能言因縷縷敘述其事聶聞之勃然震怒初亦憤不能平及徐以手探女衣帶其褊矣固未絕也聶素迂嘿然內念轉以生疑反不以宗趙爲功而竟以誑楚爲惑卒然問曰若婦人也遭一壯男子庸詎能免女初俟夫至得愬之以鳴其冤突聞此言氣填胸臆乃復曰妾果不免君何以知之聶忿然作色曰天下唯處子可辨其貞淫汝曹旣已適人則不能矣衣

服附在汝身尙宜慎之矧帶居隱微之地今乃不絕如縷自謂能免誰其信之女益悲因曰若之姨妹瀕我于危我力禦強暴爲若守此全軀乃反謗我耶聶聞女言至此亟搖腕止之曰此母之至戚也汝何倡言若是予亦老吏直以斯帶斷之矣女因負屈極口與爭聶終以帶爲論且曰持此以示路人渠言無疑予又何疑哉其堅僻如是女以不平之氣更綴此不白之冤情難隱忍乃舉姑之名而痛詈之至于流涕聶旣懼母聞又素以愛護母黨爲孝見女醜詆其短愈大怒卽取室中短挺將以撻之女見其用武不勝憤激言益不能少默籲屈呼天隣比皆聞而醉中之翁病中之媼則固不能不覺也聶因女不屈已饒之十數忽聞父醒厲聲詰問乃舍女趨出約畧述之而獨隱姑之

一節翁遂大贊曰明鑒哉予之子也否則幾爲所蔽哉女聞翁
嫗已寤欲出陳訴而負傷起立不能因匍匐出室自牖而泣白
之語稍侵姑嫗卽發聲叱之曰是何言耶二姑一女子不日將
以字人汝以片言誤人終身能無深恫我心哉乃作呻吟之態
謂其子曰牽之去勿嘔老婦翁又囑曰吾兒大義深明予無多
贅盍善處之勿令兒女情長也言已遂寂然女猶哀陳毒恐大
傷父母心曳以入室拳杖交加且以斷帶爲據令女誣服女旣
遭齊踢傷又復試毒手創深于外氣結於中遂漸不能堪乃
大呼曰毒某天日在上予不負汝汝誠負予矣竟瞑目不語視
之則已氣絕矣旣而大怖自揣無罪斃妻律應論抵于是狡計
頓生周視屋宇左側之壁將頽又以磚石堆砌者乃扶女屍于

其下亟出室外推而仆之始往白其父母翁媼莫之哀而反盛稱其子之智則其別具肺腸可知已味爽即馳報岳家關門悲戚獨女之父側首曰秋無淫雨何至壞垣宜亟往視之及至號咷而入始起土展視女屍則爲破壁所壓瘡痍遍體辨識良難惟二目熒然淚猶含眶其爲生前受創証據昭然女父亦不遽聲言痛哭一番反慰安其壻而後去即日具控於官翁父子知之亦補牘申訴官拘隣佑研訊有五夜夢迴聞女聲之悲慘者卽據實以對蓋亦壻父子素不相能之故也官詣翁家命檢化者無如肢體糜爛幾莫能明仵人有謝二者精於其術指出木石各傷之異並生前死後受創之殊証以洗冤錄無不脗合官乃以嚴刑鞫壻于得其致死之由而究不肯言逼姦之事人亦

無從知之亦幾於天庇淫人使二凶得以漏網矣案既定以聶
子毆妻至死又不以罪合論絞下諸獄中聶翁深痛其子不免
漏言少露二姑之穢其父素強悍聞而大怒初猶以翁爲汚讎
及徐察之見姑時立閭間與一男子相嘲笑則卽齊也遂大疑
夜起前往掩執二人果並頭高臥絕類倡隨忿極踰窗而入
手刃其女并殺齊及見二屍裸然乃益憤懣斬爲數段擄首赴
縣具白其由比見官突然憤亂作女聲涕泣曰妾今得假手屠
讐死無憾矣然不可竟爾泯沒也遂當庭傾吐其冤前齊與姑
謀姦之狀一一緬訴無少遺官役皆駭愕之內外觀者如堵言
訖頓仆仍復其舊而人之聆之者靡不怒髮上指已官又提聶
子鞫問始肯言姑所爲而已實疑信參半且因母族之惡無敢

恭白故隱諱至今殊不謂死者猶多此曉曉也官聞其言因笑曰汝誠愚孝然法之所在身命俱捐又豈全軀事親者所忍爲乎聶子乃號泣伏罪官以事涉荒誕且齊與姑已授首竟薄責二姑之父存案逐出而聶子之死罪究以莫追明年鄉人請於官爲女立祠歲時禋祀頗著靈祐之名余旣得其槩爰作長歌以悼之限於篇幅不能具載然女之大節已足與日月爭光矣是爲傳

外史氏曰余初見是女溫柔嬌小似不宜錚錚如是及聞其事益慕其人古所謂貞姬烈媛其必非無鹽嫫母也可知故又曰節之哲者不於常而於變女而誓不二天不少槩見惟此誘之以利若弗見動之以慾若弗聞且惕之以威若弗懼

者爲閨閣中之不易有也孰謂得婦如此竟甘心斃之而不惜則傳其事者爲無罪而聞其人者亦足以風矣

狐姬

樂部掌祠祭之事雖巡狩而亦扈從蓋亦以所過山川并古帝先師之祀焉旗員某公職隸太常號曰贊禮郎六品秩也辛未大駕南巡公與同署三人皆備其選隨駕迴轡抵濟上暮宿於民家其居停亦巨族宅第軒敞有廳事五楹扁之以寓客公問焉則曰有僦居之無敢擾叩其踪跡實狐耳公與僚友皆大噱時正清和下旬天氣暄熱殊不可耐以其庭屋高爽竟不聽主人言破扉而入視之雖無牀幔裝飾精潔乃大悅主人又力阻再四究不見從呼僕假懸榻數張並設於內相與

呼盧浮白盡醉而臥其二人贈少怯不安於中托言畏暑陳臥具於廡下惟公與一友晏然就枕一眠於中庭一樓於西側蓋其屋五區而爲三故也公寢至夜分酒力微醒忽覺臥榻搖搖肢體震撼初亦不甚介意已而牀忽自起乃大駭晚之有四人侏儒短小衣青衣各執牀之一足以力舉之積漸而高幾與屋梁相埒公大懼隱忍不言無何上抵屋頂其樞均以板製成月光之下丹雘燦然面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公方慮昇者釋手而細語嘈雜果商所以樸之屋高數仞險越實爲可憂正倉惶間俄見屋上有小間豁然洞開中一嫗年可六旬高髻白髮衣褐色彩掛念珠半露其身視公而笑亟叱曰兒輩勿惡作劇諸公皆從 天子至此風塵鞅掌者速詣故處寧一夕亦不可忍

耶四人聞其言無敢違逆榻漸低去上漸遠良久始復其故公
覺已榻主地僅着一袴不及覓衣白足而奔出戶卽大呼兩友
及僕輩皆驚寤亟起詢之公爲具言其狀汗流浹背衆皆大笑
未幾西側臥者亦奔出大呼衆視之面塗濃墨如厲鬼益爲捧
腹令其自白則亦嫗爲戒止嫗側一少女色殊不忿因以掌擊
其面淋漓如漿初不意其爲墨也語次以衣自拭驚定而笑亟
命僕掌火以入移榻於外甫少憩天已達旦遂束裝而行亦不
復見主人懷慙自去公歸每舉以告人且曰非語 聖主威靈
喫跌當不小

外史氏曰陳蕃設榻以待徐孺未聞旣至而反懸之者狐兕
慢客且欲撲之無禮一至於此賴嫗以片言解紛不至獲罪

於嘉客可稱賢母足與陶公堂上之老並垂不朽矣